

萬有文庫

第一集五種

王雲五主編

宋史紀事本末

(四)

馮琦原編  
陳邦瞻其輯  
張傳論正

省立新竹高中圖書館



00010898

萬有文庫

第一集編五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史紀事本末

(四)

編原 琦 獨  
輯 基 贈 邦 陳  
正 論 符 強

國學基本叢書

010893

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徽宗宣和七年冬十月金將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初幹離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幹離不遂請於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爲後患金主以爲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旣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覲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旣獲遼主卽決意南侵以諸班勃極烈斜也領都元師居京師粘沒喝爲右副元師谷神爲元師右監軍耶律余覲爲元帥都監自雲中趨太原捷懶爲六部路都統閻母爲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爲漢軍都統幹離不監閻母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十二月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邱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旣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尙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尙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卽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擴還具言於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旣深恨本朝結約張毀又爲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旣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撤離搆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

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拇曰：兵已興，何告爲？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界，庶存宋朝宗社。貫聞之，氣撼不知所爲。卽欲假赴闕稟議爲名，遙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旣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金未必能便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貫帥臣何爲？遂行。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己酉，金幹離不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山州縣。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爲抑損。及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爲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於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爲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借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爲太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於週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趣向懷異。逆節已萌，兇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幹離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於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

都運使呂頤浩降金幹雖不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幹雖不及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金人圍太原太常少卿傅察使金至境上遇幹雖不兵脅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掉之伏地愈直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薨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答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卒徇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諡忠肅。丙辰金兵犯中山府帝以金人南下罷諸路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悉以禁旅付內侍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候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擁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支吾何以善吾後查留以衛根本不從。戊午以皇太子桓爲開封牧帝以金師日迫爲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淪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柰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棣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棣遂罷行而以太子爲開封牧。己未詔天下勤王初宇文虛中爲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柰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卽命虛中草詔略曰朕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而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權已盡而牟利者尙肆誅求諸軍衣糲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異迭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思行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宜二

邊禦敵之略。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爲國家建大業。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宮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召熙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略使种師中。將兵入援。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命宇文虛中爲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庚申。以吳敏爲門下侍郎。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爲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卽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獨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猶可保。帝意遂決。辛酉。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因下詔。禪位於太子。桓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入禁中。蒲服泣涕。固辭不許。遂卽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皇后爲太上皇后。以李邦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遣給事中李邦使金告內禪。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幹離不欲還。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甲子。金將幹離不陷信德府。粘沒喝圍太原。召京東淮西兩浙募兵入衛。

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朔。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

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戊辰金幹離不陷相潯二州。威武軍梁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師兵二萬保滑州。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己巳何灌奔還。帝聞金將幹離不渡河。卽下詔親征。詔曰。朕以金國淪盟。藥師叛命。侵軼邊鄙。劫掠吏民。雖在繼承之初。敢忘負託之重。事非獲已。兵出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真宗皇帝幸澶淵故事。以李綱爲親征行營使。吳敏副之。聶山參謀軍事。以蔡攸爲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如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爲親軍。環立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卽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時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爲自全計。京師戒嚴。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鄆。以避敵鋒。行宮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僞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尙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柰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



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卿等無執朕將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綱泣拜俯伏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帝意稍定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倉皇受命是夜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欲詰旦決行質明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

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騎已迫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乃召中宮還禁衛六軍聞之皆拜伏呼萬歲辛未帝御宣德樓宣諭六軍始定固守之議命李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侍衛都指揮使曹瑛副之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

兵備禦令肄習之戰守之具粗畢金人已抵城下矣壬申遣使督諸道勤王兵入援癸酉幹離不軍抵都城西北據牟駝岡天驕監獲馬二萬匹芻豆如山蓋郭藥師熟知其地故導金兵先據之帝召羣臣

議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彥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

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以大船數十順流而行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

布拐子城下大船至投石碎之及運蔡京家山石疊門壯士繞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至旦乃退甲戌金使吳孝民入見問納張瑄事令執送瑄貫譚稭詹度且

言曰上皇朝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

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棣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棣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棣使金軍棣至幹離不盛兵南向坐棣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幹離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

敵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爲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因出事目一紙付稅，遣還稅等唯唯，不敢措一詞。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中王、訥等偕來。凡金人所邀求，皆郭藥師教之也。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力戰而死。丙子，李棣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娼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辨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朝夕，尙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併持三鎮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詔稱金國加大字。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遣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辛巳，道君皇帝至鎮江。甲辰，都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至，擊金人於順天門外，敗之。金師暫斂，西路稍通。援兵得達。乙酉，路允迪使粘沒喝軍於河東。丁亥，种師道督涇原秦鳳兵入援，師道至洛開，幹離不巳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

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神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臣以議和非也。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臣在西土，不知京城。臣今覲京師，周迴八十里，如何可圍？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不可攻也。請於城內剗營，而城上嚴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師，不踰數月，虜自困矣。如其退，卽與之戰。」三鎮之地，不宜割與。帝曰：「業已講和，對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訥在廷，素頗頗，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自虜渡河，京師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去西南壁，聽民出入，民始安之。又請緩給金幣於金，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帝命師道於政事堂共議。師道見李邦彥曰：「京城堅高，備禦有餘，當時相公何事便講和？」邦彥曰：「以國家無兵故也。」師道曰：「不然，凡戰與守，自是兩事，或不足守，則有餘。京師百萬衆，盡皆兵也。」邦彥曰：「素不習武事，不知出此。」師道歎曰：「相公不習兵，豈不聞往古守城者乎？」又曰：「聞城外居民悉爲賊殺掠，畜產甚多，亦爲賊有。當時既聞賊來，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撤去屋舍，移其所畜，盡入城中，乃遽閉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之際，不暇及此。」師道笑曰：「亦大荒忙耳。」左右皆笑。時議人人異同，惟李綱與師道合，而邦彥不從。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

必與角一朝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斃，然後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神氏姚氏素爲山西巨室，姚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神氏，乃云士不得遠職，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丁酉朔，姚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卻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金幹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訥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訥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耳，非朝廷意也。戊戌，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拾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邁領之，令駐於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縋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庚子，太學諸生陳東等上書於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李棣之徒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昌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復都大梁乎？又

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邦彥等不顧國家長久之計，徒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或謂不日爲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闕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搗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乃令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宜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樹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尙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乃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旣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促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窺籠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落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於獄，人人惶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復遣聶昌宣諭。然後定。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己至申，金人皆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府，見幹離不抵暮，遣王納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併驅馬曹巖等與金銀驛馬之數，且欲御筆書定三鎮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詔割三鎮地以畀金。初，金人犯咸豐門，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稍稍引卻。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開門使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李邦彥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擅出兵者，並依軍法。种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楊時上疏曰：「河朔爲朝廷重地，

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日棄之北人。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尙可爲也。若神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帝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又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壘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入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金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逗留不進。時又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時姚古神師道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勸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境。勿輕動。以起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癸丑。神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宜使解兵柄。不聽。先是。粘沒喝圍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幹離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南下。折可求劉光世軍皆爲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曰。關險如此。而我乃得越。南朝可謂無人矣。既越關。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乙卯。攻隆德府。知府事張確通判趙伯璠皆力戰死之。未幾。叛沒喝還雲中。留兵圍太原。壬午。詔金人叛盟深入。其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棣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原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主和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

鑰。保塞陵寢所在。警當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爲河北河南宣撫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師道無兵自隨。乃請合山東陝西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離不遂出境。癸未。遣李綱迎太上皇於南京。庚寅。姚古復隆德府。辛卯。復威勝軍。夏四月己亥。太上皇至京師。丁丑。以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與姚古進軍。相爲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楊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於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卽日辦嚴約。姚古及張灝俱進。而輻重賞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知之。悉乘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怒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旣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於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於廣州。贈師中少師。京師自金兵退。遂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輒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种師道以病乞歸。乃以綱爲兩河宣撫使。劉韜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

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爲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謂邊事。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鄧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褒度傳以賜之。宣撫使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期。上批以爲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爲。卽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改動。陸辭又爲上道唐恪聶昌之奸。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秋七月。李綱赴兩河。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殊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尙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兵起。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貽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書。事皆專達。進退自若。宣撫使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如故。於是劉貽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貽兵潰。潛與敵遇於關南。亦大敗。八月丙申。復以神師道爲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庚子。河東察訪使張灝與金人戰於文水。敗績。丁未。幹離不犯真定。戊申。都統制張思正等夜襲金人於文水。敗之。己酉。復戰。師潰。死者數萬人。思正奔汾州。都統制折可求師潰於子夏山。於是威勝隆德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金人乘勝攻太原。李綱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



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金粘沒喝幹離不復分道入寇。先是朝廷以肅王爲彼所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以相當。諒月不遣。其副趙倫懼不得歸。乃給館伴那儉曰。金國有耶律余覲者。領契丹兵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幹離。不及粘沒喝。執政以仲恭余覲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於金。當有亡國之戚。信之。乃以蠟書付倫。致之余覲。使爲內應。仍賜倫銀絹。倫還見幹離。不即以蠟書獻之。幹離不以聞於金主。又麟府帥折可求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於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爲粘沒喝遊兵所得。復以聞。於是金主甚怒。以粘沒喝爲副元帥。幹離不爲右副元帥。分道南侵。粘沒喝發雲中。幹離不發保州。庚申。遣給事中王雲使金軍。先是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幹離不止。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粘沒喝則深諱金銀。專論三鎮。至是乃遣雲往。許以三鎮賦稅。九月丙寅。金人陷太原。始粘沒喝久攻太原不下。乃於城下築舊城居之。號元帥府。已而歸雲中。留良朱大酉攻圍。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粘沒喝自雲中復至。乘勝急攻。帥臣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稟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笈轉運韓揆等三十六人皆被害。初朔州守臣孫翊。河東名將也。領兵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翊雖朔未幾。而朔已降虜。翊麾下多朔人。粘沒喝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軍遂叛。翊及戰。乃爲麾下所害。時府州守臣折可求亦統麟府之師二萬。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爲虜據關不克。復越山取道松子嶺。至於交城。遇粘沒喝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勞不

敵逃亦敗。丙戌，以李回爲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爲河北宣撫副使，從何臬之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爲四道，建三京及鄆州爲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鄆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儒總東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緩急則以羽檄召之，入衛京師。冬十月，丁酉，神師閱及金幹，離不戰於井陘，敗績，幹離不遂入天威軍，犯真定。先是，真定帥劉幹守禦備具，總管王淵幹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皆可用，虜不敢犯。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爲堅壘，上以太原危急，命幹守遼州，以據其險，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措置無策，至是，虜攻甚迫，幹轄劉項率衆晝夜搏戰，久之，城陷，鳩巷戰，麾下稍稍散亡，勢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挺刃欲奪門去，不果，自縊死。李邈被執北去。戊戌，金人遣楊天吉、王訥等以書責問契丹梁王及余覲，蠟書并元來割三鎮禮貌甚倨，持其書於上前曰：陛下旣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奸人所爲也。卑詞反覆，深明其非朝廷之罪，虜請必割三鎮，且求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仍索親王詣彼軍前陳謝。罷御史中丞呂好問，時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庚子，金人陷汾州，知州張克儼舉力捍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衣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辛丑，上聞河東已失太原，河北已失真定，大以爲憂，下哀痛詔，徵兵於四方，命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得便宜行事。丙午，詔神師道還，先是，師道駐兵河陽，虜

使王洎來禮其僭。知虜必大舉，卽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以守禦事付將帥，朝廷謂其怯，召還。十一月，詔止援兵。時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關，會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語同。知聶昌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兵於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兩道兵勿前。」己巳，詔集從官於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與，會李若水使歸，亦慟哭於庭，請與之，以紓國禍。何臬曰：「三鎮國之根本，柰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梅執禮、呂好問、洪芻、秦檜等皆主稟議，而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稟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稟退，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其所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時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德、軍澤州皆陷。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壬申，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遂彥質之衆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甲戌，金活女帥衆先渡孟津，粘沒喝從之。於是知河陽燕瑛、河南留守西道都總管王襄皆棄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於金。粘沒喝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畫河爲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解、李若水往使，行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爲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遁去，解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柰何效之？今止有死爾，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既行，始知和議必不可諧。屢附奏言之，乞申飭守備。丁丑，以郭京爲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先是孫傳因讀邱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禽金

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虜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傅與何臬尤尊信之。或謂傅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爲國家羞。傅怒曰。京殆爲時而生。虜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傅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指使出。又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效京所爲。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幹離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耿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爲揮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卽命南仲如河北。幹離不軍。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爲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鈐轄趙子清麾衆殺昌。抉其目而櫛之。初。南仲爲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己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弁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訥偕行。至衡州。衛鄉兵欲殺訥。訥脫去。南仲遂走相州。甲申。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安國被圍。扞禦不遺餘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其守。拜徽猷閣待制。城竟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爲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貯。張謀於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令引於東北。鄉望拜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乙酉。金幹離不自真定趨汴。僅二十日。至城下。屯於劉家寺。粘沒喝自河陽來會。屯於青城。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爲唐恪。

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爲選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興復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復興。帝將從之。開封尹何臬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己丑。南道都總管張叔夜聞召。卽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喬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至尉氏。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領之。加延康殿學士。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儒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於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於城下。都人大懼。閏月癸巳。粘沒喝軍至城下。甲午。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以御膳賜士卒。易火飯。以進。人皆感涕。金人攻通津門。數百人繞城禦之。焚其砲架五。鵝車二。驛召李綱爲資政殿大學士。乙未。金人入青城。攻朝陽門。丙申。帝幸宣化門。策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戊戌。殿前副都指揮王宗濂與金人戰於城下。統制高師旦死之。癸卯。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與之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遙見金兵奔還。自相蹈藉。溺隍死者以千數。甲辰。大雨雪。金人陷亳州。乙巳。大寒。士卒噤戰。不能執兵。有僵仆者。帝徒跣祈晴。召諸道勤王兵。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然亦失十五六。因時挑戰。以示敢敵。金人遣蕭慶復來言。不須上出城。只須僕射何臬議事。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鄆王爲質。上曰。朕爲天子。豈可以父爲質。詔越王往。將行。而粘沒喝以兵來迓。越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己酉。詔

遣馮淵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誥如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卽遣之歸，不與交一語。已而攻城愈急，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請拜康王爲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帝從之。壬子，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瑄以千人出戰，渡河冰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何處數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丙辰，郭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窺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鼓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填死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金兵遂登城，兵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仲友死於亂兵。宦者黃經國赴火死。統制官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殺。秦元領果斬關通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爲追騎所殺。京城遂陷。張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神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宜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傅、梅執禮、呂好問侍。宜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傅、河之宜以語侵傅，好問警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爲忠義。然乘輿將親，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耶？』宜聽服曰：『尙書真知軍情，應其徒退。』」史臣曰：初，幹離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爲宋計者宜爲遠謀，而乃忽李綱、神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爲無慮。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以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係天下之望。惟以割地請和爲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呂中曰。自女真叛盟以來。朝廷乍和乍戰。人才乍賢乍否。何其洶洶多變之甚也。寇至之初。始謀避狄。以李綱所言而更爲城守之計。既以堅守。又以李邦彥一言爲卑辭之請。師道既至。又以師道一言爲不和之謀。師道方請堅守不戰。以困虜。未幾以姚平仲一言爲急擊之舉。姚平仲既貶。又以李綱神師道爲誤國。誕生伏闕。又以李綱神師道爲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又以臺諫之言而逐之。李綱方議備邊。師道亦請防秋。朝廷之議略定。曾未再閱月。而吳敏敦南仲謝克家孫觀。又以三邊爲可割。和議復行矣。吳敏本主和議。未幾復留虜使。陰結遼人。又以爲女真藉口之資矣。二曾已分道入寇。朝廷尙集議者。問以三鎮存棄之便。不便金人之至。則下清野之令。未幾傳言寇猶未至。則又令清野。更不施行。戰者不決於戰。和者不一於和。至於城已破。禍已至。而議猶不一心。猶不決。終始一歲之中。多變若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緩則遲遲而又變其謀。靖康之禍。蓋坐此矣。慶曆元祐。專任君子而去小人。紹聖崇寧。以來專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際。君子小人雜用焉。嗚呼。可不戒哉。

張溥曰。徽宗宣和之季。用兵燕雲。竭天下之力。僅得七空城。賊臣王黼。童貫。蔡攸。趙良嗣等。重侯累相。封賞不貲。君臣舉觴。方慶奇功。萬年遠駕。祖考未幾。張浚啓覺。郭藥師背叛。幹離不粘沒喝。長驅並下。東幸不果。遂謀內禪。窮愆二十餘年。天人怨怒。不思改德。而欲廣封疆。強如秦隋。長城高麗。適爲亂階。況積弱之國哉。欽宗爲太子。不聞敗度。踐祚之日。聲伎不親。靖康初政。能除六賊。宜若有爲。然朝議築舍。和戰無常。一人之身。乍賢乍佞。誤國喪師。其失不可勝道也。金寇渡河。帝詔親征。上皇行而天子守。計已定矣。白時中李邦彥等。忽倡出幸之謀。李綱以死爭。始決備禦。亡何而和議紛起。親王出質。神師道宿將老謀。塞

置不用。姚平仲斫營敗走。金人來責。欲罷綱以謝之。諸生伏闕。變幸少止。復割三鎮地以畀金。求其退師。寇在門庭。謀無一斷。兩月之間。紛更萬狀。狐裘蒙戎。所必亡也。京師解嚴。防守盡撤。勤王兵集而散之。使去。講和無益。而求成不已。吳敏等留虜使。劫遼人蠟書事洩。爲敵藉口。二酋席捲。敗降相繼。三鎮之棄守未決。四方之援兵不應。李綱罷。師道死。而妖人郭京直握兵柄。徒爲敵笑爾。原欽宗之意。未嘗不幹蠱。而其病在於畏敵。原諸臣之意。未嘗不畏敵。而其病在於忌賢。六賊雖去。李邦彥唐恪耿南仲等尙在。猶六賊也。始而謀幸。旣而謀和。小人之術盡矣。李綱用而主守。種師道入而主戰。二者國家之福。非小人之利也。賊臣同心。不急退敵。而急退綱。元年二月。罷綱命下。陳東等上書請留軍民數萬。搥鼓喧呼。唾邦彥殺內侍。義出衆憤。而賊臣卽借以中綱。欲致太學諸生於獄。帝亦遂疑綱弗察也。外而不內。以奪其權。召而卽罷。以困其身。建昌安置。若有隱憾焉。高宗卽位。李綱入相。爲奸所排。陳東歐陽澈上書黃潛善汪伯彥害之。遽斬東市。亦以鼓衆間綱。而帝惑不解也。國家大亂。所恃者大臣。大臣所恃者人心。而綱獨以人心之歸。開二主之怒。宋事所以卒莫救也。



卷五十七

二帝北狩

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辛酉帝如青城粘沒喝軍先是京城既陷何處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處及濟王栩使其軍以請成粘沒喝幹離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戊午何處還言金人欲還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自乙卯雪不止是日霧夜有白氣出太微彗星見庚申日出如血無光辛酉帝如青城何處陳過庭孫傅等從奉表請降以金遣二酋還報云其主欲立賢君宜族中別立一人以爲宋國主仍去帝號帝默然十二月壬戌朔帝留青城粘沒喝遣蕭慶入城居尙書省檢視府庫帑藏凡朝廷之事必先關白癸亥帝至自金營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帝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奏曰金人以別立賢君爲言可且以弟康王爲主以延祖宗社稷時康王母章妃在側言曰金人必不止於立賢禍有不可勝言者時金遣使來索金壹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壹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賑民縱民伐紫筠館花木以爲薪丙寅金人索京城驛馬御馬而下七十四匹悉歸之又索少女一千五百人充後宮廕應宮嬪不肯出宮赴池水死者甚衆遣劉翰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往詢至深州城下痛哭謂城上人曰朝

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殺之時范致虛會陝西兵十萬人入援至穎昌開汴京破西道總管王襄南遁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帥步騎號二十萬赴汴出武關至鄂州千秋鎮金將婁室以精騎衝之皆不戰而潰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

靖康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帝朝太上皇於崇福宮粘沒喝遣其子真珠同虜使八人入賀帝命濟王栩如金宮報謝壬辰遣聶昌耿南仲出割兩河地降金民堅守不奉詔庚子金人索金帛急且再遣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桌李若水以爲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謝克家輔太子監國而與桌若水等復如青城關門宜贊舍人吳革白桌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桌不聽帝出城百姓數萬人挽車駕曰陛下不可出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曰皇帝且出暮即返矣百姓投瓦礫擊之瓊遂以刃斷挽者之手車駕至郊張叔夜猶叩馬而諫帝曰朕爲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回首以字呼之曰穉仲努力丙午割地使劉韜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韜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待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手書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必死矣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縱燕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粘沒喝幹雖不留不遣太學生徐揆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其略曰昔楚莊王入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載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都城失守社

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親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嗚嗚。跂望屬車之塵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惑之。今國家帑藏既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質留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必不爲也。願推惻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之功不足道也。二會見書。使以馬載。授至軍。詰難。揆厲聲抗論。爲其所殺。金主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爲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時金人根括津掖。絡繹道路。上遣使歸云。朕拘留在此。候金銀數足。方可還。於是再增侍從郎中二十四員。再行根括。又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家。凡八日。得金三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詔令權貯納。時根括已申了絕。二月。軍前取過。教坊人及內侍藍折等言。各有窖藏金銀。乞搜出。二會怒甚。於是開封府復立賞限。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城內復得金七萬。銀一百十四萬。併衣段四萬。納軍前。二會以金銀不足。殺提舉官梅執禮等四人。餘各杖數百。乃下令曰。根括已正典刑。金銀尙或未足。當縱兵。於是再括。丁巳。金人索郊天儀制及圖籍。戊午。金索大成樂器。太常禮制器用。以至戲玩圖畫等物。盡資金營。凡四日乃止。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丙寅。金人壅南薰門路。丁卯。金人邀上皇出城。詣軍前。上皇將行。張叔夜諫曰。皇帝一出不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兵。護駕突圍而出。庶幾僥倖於萬一天不祚宋。死於封疆。不猶勝生陷夷狄乎。上皇遲疑未行。欲飲藥。爲范瑄所奪。瑄遂逼上皇與太

后御輦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駟馬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母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率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而氣結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之。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不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當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傳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子。因率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弁莫備督脅甚急。范瓊以危言警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爲太子傅。當同死。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車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罵之。粘沒喝令擁去。若水反顧罵益甚。監軍搗破其唇。噴血復罵。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三月辛卯。朔帝在青城。夏四月庚申。朔金人以二帝及太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幹離不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駟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奩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樸秦檜等。由鄭州去。

而歸馮濟曹輔路允迪孫觀張徽許世勣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等於張邦昌百官遙辭二帝於南薰門衆痛哭有仆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年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祕閣三館書天下府州縣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爲之一空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乘載諸王後宮皆胡人牽駕不通華言至邢趙間幹離不遣郭藥師迎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慚而退帝自離青城頂青氈等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而號泣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蓋嘗副路允迪出使者粘沒喝逼茂實胡服茂實力拒之茂實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遂由代渡太和嶺至雲中一初張叔夜聞金人議立異姓謂孫傅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會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會怒近赴軍中被虜北去叔夜在道中惟時飲水度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扼吭而死何處孫傅至燕山亦相繼死金人以太上皇及帝以素服見阿骨打廟遂見金主於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爲昏德公帝爲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後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憲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命種蒔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徙依捷懶以居捷懶亦厚待之

張溥曰西晉之亂成於惠帝懷愍繼之國亡身弑至今望平陽之塵憤劉聰之逆青衣戎服三歎隕涕不意幾百年後又見之宋徽欽也然懷之繼惠亡以六年愍之繼懷亡以四年欽繼徽直一年耳盡室北遷敷天同辱亡尤暴焉懷愍之世石劉椽橫大勢不支龜堅鯨吞顛趾價仆天實爲之若徽欽立時非無

可爲者也。靖康之冬，金人渡河陷西京，詔馮澥、李若水使金軍請和。既而兩河盡割，宗室往盟，京城陷，天子降。前者之失算，無論。卽以此日言，金陷河東於元年之十一月，劫二帝於二年之二月，盤桓大梁，四越月而後發，度其初未必遽欲挾帝而北也。先質大臣，次質親王，甚而則臣天子，先棄三鎮，次割兩河，甚而則括京師，虜欲何厭，求而必應，則饜養焉。帝初至金營，金人尙無意留之，誤於何處，再往而執，金人固曰：非我取之，彼自來耳。磁人殺王雲，絳人殺聶昌，陳過庭諭降兩河，皆不奉詔。國勢雖危，人猶思宋，使欽宗仰觀帝座，車駕勿出，康王激於宗澤，師不左次，外則勤王，四集內則好言謝虜，飽慾而歸，未可知也。援絕財窮，輕身履虎，金不滅宋，帝先自滅，始墮青城，終隕五國，高宗紹興七年九月而開道君崩，三十一年五月而開淵聖崩，流離異域，久處益傷，又不如晉代永嘉建興二主速朽爲愈矣。

卷五十八

張邦昌僭逆

欽宗靖康二年二月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玠吏部尚書莫儻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癸未吳玠莫儻復召百官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玠儻二人微言虜意在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置軍中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馬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是日王時雍復集百官詣祕書省至卽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瑄喻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爲諍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遽因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三月辛卯朔金人遣張邦昌入城居尙書省令百官班迎勸進閣門宣贊舍人吳革謀先誅范瑄輩劫遷二帝以討邦昌期以三月八日舉事與謀者呂好問馬伸張所吳倫等數人又有內親事官數百人皆以不忍屈節立異姓殺妻孥焚所居同謀舉義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日受冊請急起兵革乃被甲上馬至咸豐門四面皆瑄黨給革入帳卽執之脅以從逆革罵之極口引頸受刃顏色不變其麾下百人皆死丁酉金人奉冊寶至遂立邦昌爲帝國號大楚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卽位遂

升文德殿設位御林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遂拜。邦昌俱東面拱立。是日風霧日暈。無光。百官皆慘怛。邦昌亦變色。惟王時雍。吳弁。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百官皆加權字。以王時雍知樞密院事。領尙書省。吳弁權同知樞密院事。莫儔權僉書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惟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惟王時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耶。乃止。教城中而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赭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乘哲弁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都人目時雍爲賣國牙郎。時上皇在軍中。聞邦昌僭位。歎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君之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霑襟。時金人議留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李董統之可也。好問曰。李董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於是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真立耶。抑姑塞虜意而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旣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晝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廡。無令衛士夾陛。虜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下文書不得稱聖旨。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蚤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言於邦昌曰。伏見逆胡犯順。且逼立相公。以定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卽就死。城中之人。不卽生變。亦以相公能定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亦已知所在。相公尙處禁中。不反初



服未就臣列以爲外挾彊虜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遷然後爲久假不歸之計一旦喧闐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一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取俟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不然俾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以爲叛臣也自邦昌僭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伸始貽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氣沮甲子邦昌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其策太后語有曰尙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卽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識者皆覘邦之意非真爲趙氏也時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督衆登壇歃血同獎王室移書訶斥邦昌責其反正併諭王時雍等辭旨激切邦昌仍復遣謝克家往奉迎康王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能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哲復從旁贊之邦昌知人心不順遂不聽時雍言克家至濟州勸進康王不許邦昌又遣蔣師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立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耳非敢有他也康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爲邦昌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僭亂蹤跡已無可疑大王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康王遂自濟州如應天府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康王慰撫之王旣卽位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爲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遂以邦昌爲太保封同安郡王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參決大事

張溥曰。張邦昌居宗廟。願乏諫論。惟乞取崇寧大觀瑞應。增製旗物。求婦人主。金人入寇。附主和議。靖康初。遷位太宰。未幾。與李棣同罷。衆謂其私於敵也。二帝北狩。金立異姓。宋齊愈王時雍等搆溥。勸遷立爲楚帝。邦昌本無能。何金人厭之。度彼借康王往質時。和柔謹媚。虜所易也。賊臣逆探其心。往來附和。南朝帝位。輕如鴻毛。則姑與置君耳。金師既退。呂好問馬伸抗論利害。趙子崧移書反正。邦昌知人心不附。奉迎康王。南京定鼎。僞命罪彰。潭州之死。或云可恕。然華國半臂。僭辱宮闈。宜贊義兵。忠感風日。金營赭袍。無故帝之心。元祐冊文。用柴后之禮。南面觀望。大逆何辭。好問潘跽存趙。猶蒙賢責。罷知宣州。寧論邦昌哉。康王構建府元帥。不急國難。今年次東平。明年次濟州。忍視北遷。遽取大位。其無人心。與邦昌何殊。宜卽位以後。姑息行貨。不樂其速死也。

## 卷五十九

## 高宗嗣統

欽宗靖康元年冬十月戊辰詔馮澂副康王使金幹離不軍先是王雲至真定幹離不軍遣從吏先還言金人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金使王訥等亦來帝乃命澂副康王往會雲還復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王由滑澂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虜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姦賊也因執雲殺之時幹離不濟河遊兵日至磁城下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羣職部兵以迎於河北王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伯彥由此受知相人岳飛亦因劉韜見王王令招賊吉倩倩降以飛爲承信郎議者謂是役王雲不死王必至金無還理閏月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爲大元帥率天下兵入援何栗亦以爲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爲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遼爲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哽噎軍民感動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有兵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次於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旣而知信德府梁搗祖以三千人至張浚苗傅楊沂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

輔齋蠲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挾議。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授。何曾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二年春正月。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移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會懋。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容。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賊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卻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募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出。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破之。二月庚辰。康王至濟州。時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潘善。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援。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王激。齎帝蠲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能。卽宜遠避。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北去。宗澤在衛。聞之。卽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時張邦昌請元祐皇后孟氏入居禁中。秉簾聽政。后以馮澥爲奉迎使。與謝克家及康王舅忠州防禦使章淵。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勸進。既至。

王慟哭受寶命。遣克家還京。辨卽位儀物。后手書告中外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殺輿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評及宗祫。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主。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寶纓之質。起於闕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疊。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尙在。茲惟天意。夫豈入謀。尙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褐。同底不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四方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卽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既發滑州。廊延副總管劉光世。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命築壇於府門之左。期以五月庚寅朔卽位。改靖康二年爲建炎元年。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帝登壇受命。畢。動哭。遙謝二帝。遂卽位於應天府治。大赦。張邦昌及應於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勳。李彥。孟昌齡。梁師成。潭穉子孫。更不收斂。是日。元祐皇后於東京撤簾。辛卯。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尊元祐皇后爲元祐太后。遙尊生母章氏爲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乙未。以呂好問爲尙

書右丞。初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遂有是命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浚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制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以王淵爲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爲左軍統制張浚爲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

張溥曰徽宗三十一子最賢者無若第十八子信王榛最不肖者無若第十五子沂王桧靖康之難榛匿真定境上馬廣趙邦傑奉以爲主兩河遺民聞風響應榛奏書高宗行在願總大軍與諸將鄉兵克日討賊黃潛善汪伯彥沮之遂自亡也桧從駕北方與劉彥文告上皇左右謀變禍幾不測上皇詞直金人誅桧凡人不相及如二王者抑何遠也康王構徽宗第九子史言其生東京大內赤光焰室又云朗悟彊記日誦書千餘言挽弓石五斗帝王之姿或有天命然觀其出使金軍應對無間爲虜所輕承詔開府逍遙自全京城坐陷以彼庸才豈但中人以下乎景王杞盡孝上皇北行頭白郕王楷等流離異域死生失所此卽不能倡義復仇立功函夏猶獲追隨父兄蒙塵相守構獨擁兵居外乘危履尊跡雖順於靈武心尤逆於安東其無臣子禮寧異沂王哉金營再遣宗澤固留民殺王雲大位有屬假令信王當之統金石之旅任忠義之臣馳驅大河中原可復而康王先立東手何爲天欲宋室偏安非人力也

## 卷六十

## 李綱輔政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甲午召李綱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兵卽帥湖南勤王帥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中丞和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封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觀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扳附之勞擬必爲相及召李綱於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蔽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爲法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入見涕泗交集帝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爲天下臣民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

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請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軍賀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伏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放之。以厲士風。六曰議職。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都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聖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李綱以二事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書以弑。



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敢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異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保化軍副使。潭州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俦。李擢。孫覿。於高梅。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邦昌後至潭州。伏誅。贈李若水。霍安國。劉給官。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謚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給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問。甲子。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候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恆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潯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

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竭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苦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爲之使宜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雖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伍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辛未子虜生大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擯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卹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威德義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間有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乙丑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用李綱之言也綱上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

驕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丁亥。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初。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振河北。帝卽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奸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視擊。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以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師。因言其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蚤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又言黃潛善奸邪。恐害新政。帝方信任潛善。貶所江州。至是以李綱薦。用爲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使之擾。且言自置司。河北盜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尙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令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來豪傑。擢王彥爲統制。時岳飛上書。言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意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不能承聖意。恢復日謀。南幸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飛越職言事。奪官歸河北。詣所。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刺。莫敢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

西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萬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援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賊能提兵壓境。飛惟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秋七月己丑朔。以王夔爲河東經制司。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爲陝西經制使。甲辰。右諫議大夫宋齊愈。乘市初。齊愈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時方論僭逆僞命之罪。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於是逮齊愈於獄。齊愈引伏。遂命戮於東市。時帝手詔擇日。巡幸東南。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鄆。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已而帝意復變。綱又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閒以擾內地。盜賊亦將遽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暨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然之。丙午。詔定議。巡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鄆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餞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洵洵。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八月壬戌。以李綱。黃潛善爲尙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

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銜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呂中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政攘夷爲己任。抗忠數疏。中時齊育和寄之議決。而國是明。潛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氣。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夔經制河東。宗澤留寄京城。西顧關陝。南葺襄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爲此也。乙亥。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李綱罷。時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爲逗遛。令東京留守節制亮軍。卽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申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旣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才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幸爲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招軍買馬之非。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還東。

幸爾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國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蜂起矣。壬午，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帝，怒言若不極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庚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爲之死，誠與不識，皆爲流涕。乙酉，許翰罷。翰言：「李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廟堂可乎？」凡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張溥曰：予讀宋史，至紹興十年，觀文殿大學士隴西李綱薨，廢書而泣曰：「王之不明，孰有如高宗禱者乎？綱在政和宣和間，屢發讜言，被遷謫。金人入寇，上策禦戎，決內禪議，爲欽宗所知。靖康元年，數月間，旋用旋罷。卒至汴京不守，二帝北行。凡綱議論設張忠誠勇毅，從則存，違則亡，非構親見聞者哉！既卽大位，首召入相，十事論奏，頗見收納，僅七十七日而罷，則何爲也？綱於靖康排和議而主戰守，於建炎誅僞命而諫南遷，其言最質，非好高論而賊臣聞主動色相戒，孤疑不決，必去之後已。此必有深累其心者矣。黃潛、善汪、伯彥二三小人，日夜求和，爲構言熙陵九葉上皇三十二子，僅存陛下。又未有儲貳，奈何輕自蹉跌。」

聽其言。惓惓小忠。抑何似兒婦人也。古來不肖之君。言宗廟社稷。則震而若遺。言妻子四體。則戀而不割。趙構徵時。竊帝偏安自足。涉淵履虎。惟恐身爲金俘。二聖中原。豈所亟哉。潛善等牽衣執手。囁嚅耳語。以婦寺之說。中愚柔之心。構方德其愛我。而綱必欲強之經營西北。有進無退。宜其萬說而萬不當也。淵聖初年。金人責盟。李邦彥請罷綱以謝之。及構召綱。顏岐范宗尹等。猶祖是說。齟齬其來。宋齊愈佐。張邦昌潛位。大逆當誅。而張浚賢者。反以此罪綱。國是不明。害成者衆。迨陳東。歐陽澈。荆東市。許翰著哀辭。而構遂明與綱仇矣。建炎三年。枯沒喝至。構違南奔。詔錄邦昌親屬。而綱獨不赦。紹興二年。宣撫湖廣。蕩平羣盜。未幾爲呂頤浩。徐俯。劉婁所劾罷。終綱之身。名聞燕山。道窮南渡。彼趙構者。見逼金虜。如越如溫。在明在杭。居海舟。泊港口。流離殆死。營營青蠅。不一悟也。唐德宗於陸贄。用之艱難之日。棄之無事之時。後世譏其極愚。構於李綱。則尤甚焉。德宗猶念母。而趙構忍忘父也。

卷六十一

宗澤守汴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六月乙酉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人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驛敕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擾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緩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上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平時將十農兵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旣而金人遣使以爲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



懷衝間虜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宗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勝。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乘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秋七月。宗澤復上表曰。今逆虜尙熾。羣盜方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棄之。以遺狂虜。今陛下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爲狂。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論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時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彥以爲狂。張愨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冬十月。帝如揚州。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瀋澗。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閩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用條上五事。極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時兩河雖多陷於金。而其民懷朝廷舊恩。所在結爲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間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城壘。望陛下蚤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竊謀蔽欺。未卽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奸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

盡屠胡虜。然後奉迎。變與還京。以塞奸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十二月。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兀朮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

二年春正月。金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出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旣而俊民與金將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搃往救之。搃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搃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搃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宜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人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奮。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還。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畏憚。對南人言。必稱宗爺爺。三月乙丑。河北盜楊進等降於宗澤。楊進聚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爲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澤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約言。祖宗基業。

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教兵。西京陵寢。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河外蓋姦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士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至。帝乃降詔。擇日還京。旣而不果。宗澤招王彥兵還汴。使屯滑州。先是。彥率岳飛等一十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羸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於太行山。擒其將拓拔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退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爲留守。司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爲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日。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敗去。彥獨保其城。西山遺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而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亙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閒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至是。澤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兵略。以侯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旣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衝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潯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計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

不啻百萬。願陛下蚤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秋七月。宗澤卒。澤既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中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計。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皆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諡忠簡。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爲。於是豪傑離心。羣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姦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澤卒後。王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張洵曰。高宗構之奉帝命往金軍也。汪伯彥以帛書請洵相州。嚮觀郊迎。握手慰勞。君之知臣。固謂其能出我於險也。然金人要構議。和時構絀滑澣至磁。王雲與俱。將蹈虎口。宗澤叩馬力諫。得免北行。生我之德。大於伯彥。構何不念也。伯彥以人言去國。建炎九年。知宣州。過關。構語秦檜。追懷舊僚。有漢高豐沛光武南陽之思。獨置澤若讎。好所惡而惡所好。寧人情乎。伯彥當靖康改元。猶獻河北邊防十策。黃潛善事

徽宗尤闕穴無聞。陝西地震。察訪失職。見讓朝論。構忽拜爲副帥。召入中書。與伯彥同處肘腋。左周右召。親厚無比。遂使澤志不申。疽發身死。抱武侯之忠。嬰亞夫之疾。澤則已矣。構之不才。何以對劉禪也。澤少豪儁。有大略。登元祐六年進士。廷對昌言。考官惡直。累試郡邑。國爾忘家。既聞女真海上之盟。卽退居東陽。結廬山谷。管樂命世。出處不苟。靖康難起。願使北庭。兩河敵衝。單騎經理。及入援都城。謀逆二帝。請誅僞命。力守汴京。累章還覲。克日渡河。智勇冠文武。忠義動天地。而二賊爲梗。大事不成。計澤通籍以來。更事三主。功名不達。得時奮節。惟在高宗。適三十年而淪滯空老。不二載而憂憤喪軀。生發雷電之光。沒灑祁山之淚。英雄失路。孰有甚於宗忠簡者哉。構性無良。幾同夷虜。金所愛。構亦愛之。金所讎。構亦讎之。既悅汪黃。則必相秦檜。既怒綱澤。則必殺岳飛。詩云。有覩面目。視人罔極。構則吾不知其極已。

卷六十一

兩河中原之陷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金人陷河中府。先是，粘沒喝等既北去，留萬戶銀朮可屯太原，副統紹合屯其定。婁室圍河中，蒙哥進據磁相，渤海大捷不也，圍河間。帝命馬忠及忻州觀察使張換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已而黃潛善等復主和議，遂詔追襲兵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至是，婁室以重兵壓河中，守臣席益遁去。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而死。十二月，金人分道南侵，粘沒喝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銀朮可等攻漢上，訛里宋兀朮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里蒲盧渾軍趨淮南。婁室與撒離喝黑鋒自同州渡河，攻陝西，粘沒喝至汜水關，留守孫昭遠走死。婁室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冰過，陷同州。華州安撫使鄭驥死之。金兵遂破潼關，王瓌棄陝州，走入蜀，中原大震。二年春正月，戊子，金人陷鄆州。粘沒喝諜知鄆州將爲行在所，令銀朮可急攻之。知州范致虛遁去。安撫使劉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死關，城陷。死之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爲金有。乙未，金婁室既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軍。時京兆兵皆爲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經略使唐重興守臣誓死守，已而經制副使傅亮以兵奪門出降，重死之。金人陷均州，又陷房州。辛丑，金人陷鄆州，通判趙伯振

死之。癸卯金帥窩里溫陷濰州。知州韓浩與通州朱廷傑皆力戰死之。金人又陷青州。二月丙子金人陷淮寧府。守臣向子韶死之。金婁室既陷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積降。虜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略使張深遣都監劉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虞。黎明軍進。惟輔舞槍刺其帥黑鋒。洞胸墮馬死。虜爲奪氣。深更撤右都護張嚴往追之。嚴追婁室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婁室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而敗死之。丁酉粘沒喝聞張嚴東。自河南西入關。以援婁室。盡焚西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赴西京。捉殺盜賊。粘沒喝復留兀朮河陽以待之。金人陷中山府。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知府陳遶欲盡括城中人爲兵力戰。部將沙振潛害遶。城遂陷。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復西京。夏四月乙丑。翟進以兵襲金兀朮於河南。兵敗。其子亮死之。進又率韓世忠等兵戰於文家寺。又敗。世忠南歸。兀朮復入西京。尋棄去。五月金婁室大掠而東。遂陷絳州。初宗澤承制以王庶爲陝西制置使。曲端爲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聞虜陷長安。檄庶兼節制環慶涇原兵。既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爲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遁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虜遂去。曲端乘虜退。復下秦州。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庶猶以書約似。欲逼餘虜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二人竟不應。時絳州猶爲國拒守。婁室還軍陷之。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爲都統制。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虜人占據同華。畏暑休兵。秋

高必大舉。盡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從。八月癸巳。金人陷冀州。將官李政死之。甲午。金人再犯永興軍。辛丑。陝西節制司賀師範及金人戰於八公原。死之。九月。金將訛里朵襲破信王棣於五馬山。初。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於真定。五馬山得上皇子信王棣於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營。兩河移民。聞風響應。王遣擴赴行在奏事。還至大名。訛里朵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諸營諸營皆陷。時詔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張俊自東京至開德。馬擴爲河北應援使。以備金。訛里朵既破五馬山。探知擴兵南來。使人馳報粘沒喝。粘沒喝將歷懷衝而東。聞訛里朵已敗。擴軍於清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以攻澶源。棣亡走。不知所終。十一月。金人陷延安府。通判魏彥明死之。先是。王庶至京兆。曲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託辭不行。庶無如之何。復還端涇原。時金婁室渡河。諜知庶端不協。乃併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冰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趨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遷延迂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於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府王瓚亦將所部赴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兵付玠。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端見庶。間延安失守狀。欲殺之。不果。乃奪其節制使印。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乙未。金粘沒喝。訛里朵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跌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日。而陷。粹中被執。不屈而死。金人又陷開德府。守臣王棣死之。庚子。金人陷相州。守臣趙不試死之。不試。太宗六世孫也。甲辰。金人陷德州。兵馬都監趙叔飯死之。金人寇晉寧軍。知軍事



徐徽言拒卻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虜結和抑其所請。虜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旣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月徽言屢破卻之。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婁室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爲書招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降金。可求與徽言連兵。金人使招徽言於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虜大破之。斬婁室之子。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陷濟南府。甲子金訛里朶攻大名府。守臣張益謙欲遁。提典刑獄郭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虜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死士告急於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與轉運判官迎降。訛里朶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爲辭。訛里朶遣騎召永。謂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訛里朶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犬豕恨不醜爾以報國。何說降乎。訛里朶怒併其家屬皆殺之。己巳金粘沒喝陷襄慶府。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三年二月金婁室破晉寧軍。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室併其子圖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死。事聞。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諡忠壯。徽言父翊。宣和末救太原。死之。世著忠義。秋七月。留守杜充棄東京歸行在。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朝廷命郭仲荀程昌寓相繼代充。然留守司亦名存而已。

四年二月金人入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爲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於金。

張溥曰。欽宗靖康二年之五月。康王構卽位於南京。改元建炎。首拜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識者危之。曰。此剝道也。然李綱內相。宗澤外將。河北置招撫。東河置經制。立帥府討羣盜。張所傳亮等克任其職。兩三月間。國幸無警。少康造夏。其斯時乎。乃李綱一罷。帝卽流播。元年十二月。失西京。二年十二月。失北京。三年九月。失南京。四年二月。失東京。其間郡邑破亡。叛盜紛作。六宮車駕。絡繹道路。求爲匹夫。幾不可得。則何爲也。欽宗之如青城也。枯沒喝遼之。范瓊等迫之。猶曰。命懸金虜。不敢自繇。康王爲帝。其時可以立矣。張邦昌旣逐。國無僞帝之疑。幹離不復死。敵有漸殺之勢。綱行十事。務合人心。澤又灑掃舊京。引領車駕。目應天達開封。通邑大都。惟我馳驅。而徘徊不行。遂綱致亂。自作之孽。不可活也。綱在靖康。間用閒舍。雖未大任。尙留數月。建炎登朝。僅七十餘日。爾傅亮經營方始。而責其無成。宋齊愈大。逆當誅。而罪以私意。事莫急於招兵買馬。而指爲失策。政莫大於定都用人。而斥爲狂言。綱甫罷竄。諸賢盡空。左右謀國。惟有汪黃。金寇四至。欲奔無所。內侍進痛哭之談。三軍發斷頭之憤。帝終不悟。而心曠之。十世山河。必不復矣。史言徽宗失國。愚非晉惠。暴非孫皓。篡奪非曹丕。司馬炎獨不幸。而有子厄。一敗於欽宗。而明皇絕西內之望。再敗於高宗。而愍帝蹈平陽之轍。神龍繼父。則夫婦義喪。建炎繼兄。則父子道亡。固可同類而並笑也。

卷六十三

南遷定都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帝以京師未可住手詔巡幸東南。丁未元祐太后如揚州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決意幸揚州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奉太廟神主赴行在。九月壬辰以金人犯河陽汜水詔擇日巡幸淮甸命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壁招訓民兵。冬十月丁巳朔帝如揚州時金兵日迫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諜者言金人欲犯江浙乃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卽還京闕有敢妄議惑衆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

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以葉夢得爲戶部尙書夢得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里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爲宣撫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冬十月甲子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爲扈從都副統制十一月庚子朔享祖宗神主於壽寧寺壬寅郊祀天配祖教東京起奉大樂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揚州

江都築壇行事。凡由簿樂舞之類。率多未備。嚴更警場。就取軍中金鼓。權一時之用。是日大赦。十二月乙卯。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駐奉國寺。己巳。以黃潛善汪伯彥爲尙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讎起。潛善伯彥既無謀略。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爲李成餘黨。無足慮者。戊寅。以張浚參贊御營事。浚極言金人必來。請預爲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爲過計。以笑之。

三年春正月。帝在揚州。丙午。金粘沒喝陷徐州。知州王復死之。時韓世忠屯淮揚。會山東兵以援濮州。粘沒喝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引還。粘沒喝躡之。至沭陽。世忠棄軍走鹽城。衆遂潰。粘沒喝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開道取淮東。入泗州。二月庚戌。詔聽士民從便避兵。劉正彥都兵衛皇子六宮如杭州。壬子。金粘沒喝至楚州。守城朱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內侍鄭詢報金兵至。帝卽被甲乘騎。馳至瓜州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圖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無不怨憤。司農卿黃潛至江上。軍士以爲黃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爾之罪。謬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金將馬五率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楊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棄。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城中已煙焰燭天矣。陵爲金人所迫。亡太祖神主於道。帝至鎮江。宿於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呂頤浩乞留。蹕以

爲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爲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張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獨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報。是夕。帝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浚副之。又命勝非兼御營副使。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時呂頤浩從行。即拜同僉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浚以兵八千守吳江。用朱勝非計。詔錄用張邦昌親屬。遣閣門祇候劉俊民使金軍。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藁以行。壬戌。帝駐蹕杭州。卽州治爲行宮。下詔罪己。求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州防御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倚長江爲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終。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爲無策。擴累數千言。皆中事機。戊辰。金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陳彥渡江。募金餘兵復揚州。己巳。黃潛善黃伯彥罷。中丞張徵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罷。中丞張徵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爲之切齒。而帝不悟。夏四月丁卯。帝發杭州。留鄭燾衛太后。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辛巳。帝次鎮江。乙酉。帝至江寧府。改府名建康。六月戊

午命江淮引塘濶開畝澮以阻金兵。庚申，皇太后至建康府。乙亥，諭中外以迫近防秋，請太后率宗室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軍旅之事者，並令從行。朕與輔臣宿將備禦寇敵，士民家屬南遷者，有司毋禁。八月己未，太后發建康。帝聞金兵迫，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修武郎宋汝爲使金軍以請和，致書於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所以懇懇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閏月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親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捍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辛卯，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浚、辛金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宗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命杜充守建康。韓世宗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池州。丁卯，太后至洪州。壬寅，帝發建康，將如臨安。考功員外郎婁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一意還臨安，不復防淮矣。九月辛亥，帝次平江府。冬十月癸未，帝至臨安，遂如越州。

丁卯詔曰國家近遭金人侵逼無歲無兵朕纂承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難而吾民未撫不欲使之陷於鋒鏑故包羞忍恥爲退避之謀冀其違志而歸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會稽播遷之遠極於海隅卑詞厚禮使介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心貶屈請用正朔比於藩臣遣使哀祈無不曲盡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累年卑屈卒未見從生民嗷嗷何時寧息今諸路之兵聚於江浙之間朕不憚親行據其要害如金人尙容朕爲汝兵民之主則朕於事大之體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窺我行在傾我宗室塗炭生靈竭取東南金帛子女則朕亦何愛一身不臨陣以踐前言以保羣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蹕前去浙西爲迎敵計惟我將士人民念國家涵養之恩二聖拘縻之辱懼殺戮殘焚之禍與其束手待斃曷若并計合謀同心戮力奮勵而行以存國家是日金人陷吉州又陷六安軍己巳帝發越州次錢清鎮將如浙西迎敵親征百可有至曹娥江者有至錢清鎮者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爲衆寡不敵不若爲避狄之計庚午遂復召百司回越州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壬午定議航海避兵庚子帝移溫台

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帝舟居於海三月帝發溫州夏四月癸未帝還越州初金人退帝自溫將西還召羣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若使人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陝則兩得之帝曰善至是遂駐越尋升越州爲紹興府八月隆祐太后至越州十一月壬子日南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旦亦然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夏四月隆祐太后崩九月辛亥合祭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並

配時初駐會稽而渡江舊樂復皆燬散太常奏權用望祭禮

二年春正月丙午帝自紹興如臨安從呂頤浩之請也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

九月辛酉合祭天地於明堂用國子丞王普議正樂舞先是帝嘗以時

難備物禮有從宜敕戒有司參酌損益務崇簡儉仍權依元年例令登歌通作宮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

工器服等獨省甚多既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爲務而禮樂之事寢以興矣冬十月帝以劉豫入

寇詔親征戊戌發臨安壬寅次於平江

五年春正月乙巳朔帝在平江府

二月壬午帝還臨安己丑建太廟於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溫州歲

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

聖孝於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迎神主奉安帝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典

復大計殷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爲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六年七月建行營於建康府時張浚奏東南形勝莫重於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

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玩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

三軍以圖恢復帝從之詔以秦檜爲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九月丙寅帝發臨安以劉豫將入寇故也

癸酉帝次於平  
七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詔移蹕建康



八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車駕將幸平江李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且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皋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變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苟嘆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續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鬪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奸佞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荊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驚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戊戌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動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癸亥帝發建康戊寅帝至臨安自是始定都矣

張溥曰高宗構之南渡法晉元也然邠邠建號適遘五胡長安既陷中原分割擇地建康誠非得已靖康初年金劫二帝卽捲旆北還大宋土地棄而不有趙氏子孫可自取之反奔走東南拱手讓虜何無策也金陵天險孫吳舊都東晉建邦王氣方盛陶侃擁三州之旅而郢外安王導爲分陝之計而江東立史書美焉錢鏐當三吳一隅錢鏐襲王不能獨立晉朝北方陳亮以爲地下西湖其城可濶而苟且圖存謬云

建鼎非所以樹不拔表四方也。構初在道。宗澤勸其決趙應天。遂卽大位。旣而張邦昌入朝。汴京虛席。澤累表請還。帝不省。而反幸揚州。忠臣望君。欲其自南而北。暗君自棄。反自北而南。納鑿甚矣。天子東走。中原盡失。不得已。而如鎮江。如平江。如越州。如明州。如溫台。航海避兵。蹙蹙靡聘。迺擇臨安而止。曰。此固中道。我所宅也。抑思帝果還汴。兩河股肱。陳師鞠旅。願盼興復。卽建康襄鄧。尙屬下流。何有於錢塘之偏方。霸國之餘氣哉。構惟都杭。而後以京洛委金。金惟徙汴。而後以西北委元。元起漠北。一舉取燕遼。再舉取河朔。又再舉滅西夏。因而掇秦雍。傾汴蔡。穿巴蜀。繞大理。始專攻宋。陷襄陽。破江淮。入臨安。而混一遂成。李綱宗澤。揣摩形勢。當日若豫見之。而構貪小安。愚復坐削質本豚。積責以龍虎。宜弗任也。咸淳德祐之禍。事雖發於理宗。其實成於趙構。構且有亡宗之罪。惡敢與瑯琊王容並齒中興哉。

## 卷六十四

## 金人渡江南侵

高宗建炎三年六月金兀朮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侵。金主吳乞買從之。是月遂陷磁州。九月。讞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浙。遣韓世忠控守關山福山。冬十月。金兀朮分兵南寇。一自滌和入江東。一自蕪黃入江西。遂取壽春。掠光州。復陷黃州。守臣趙令巖死之。令巖。燕懿王元孫也。金人陷江州時。劉光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兵渡江。凡三日。尙未之知。及薄城下。遂引兵遁。趨南康。知江州韓相棄城走。金人入城。殺掠。遂由大冶趨洪州。十一月乙巳朔。金人犯廬州。守臣李會以城降。戊申。金兀朮犯和州。守臣李儻以城降。己酉。兀朮陷無爲軍。守臣李知幾棄城走。丁巳。金人犯臨江。戊午。陷臨江。撫袁二州守臣俱降。庚申。金人陷真州。壬戌。金人陷溧水。縣尉潘振死之。癸亥。金人陷太平州。甲子。杜充遣統制陳淬等及金人戰於馬家渡。王夔先遁。淬獨與戰死之。金兵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時胡銓爲舉子。居薊城。團結丁壯以保廬井。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卒完其城。辛未。兀朮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時江浙倚重於充。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兀朮遂乘充無備。由馬家渡渡江。陷太平。長驅至建康。充渡江。遁真州。諸將怨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入營。居長庚寺。兀朮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

遂還建康。與守臣陳邦之戶部尚書李棣率官屬迎金師。拜兀朮於馬首。通牒揚邦。又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兀朮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事聞。贈直祕閣。諡忠襄。癸酉。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甲戌。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是月。知徐州趙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金人邀立於淮陰。立麾下勳立不如。還保徐州。立誓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麾諸軍。愬欽定方拔箭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兵未有如此之鏖戰者。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辛巳。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遣赤心隊官劉晏擊之。迎岳飛。移屯宜興。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等追破之。盡降其衆。時兀朮將趨杭州。遂進攻廣德軍。飛聞之。邀集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駐軍鐘村。將士無糧。忍饑不敢擾民。會金復遣兵攻常州。飛復追至。四戰皆捷。於是廣德無援。金人殺守臣張烈。乙酉。兀朮自廣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遂犯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蹕率弓手土軍前路拒戰。兩中流矢。猶奮勇而進。力竭死之。兀朮聞帝在明州。遣阿里蒲盧渾帥精騎渡浙來追。己丑。帝乘樓船。次定海縣。留范宗尹趙鼎於明州。以待金使。又謂張俊曰。若能扞敵成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履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多從。癸巳。帝舟次昌國縣。戊戌。金人犯越州。安撫使李鄴以城降。金人甞八守之。衛士唐琦袖石伏道。

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鬻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我卽死。爲趙氏鬼耳。」鬻八曰：「使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入問。李鄴爲帥，尙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爲臣不忠，恨不得手刃之。尙言及斯人耶？」仍顧鄴曰：「我月給石米，不肯悖其主。汝享國厚恩，乃至此。豈人類哉？」詬罵不少屈。鬻八趣殺之，至死不絕口。

四年春正月乙巳，金人犯明州。張俊及守臣劉洪道擊卻之。庚戌，金人再犯明州。張俊引兵遁去。己

未，金人陷明州。夜大雨，震電乘勝破定海、昌國。以舟師來襲御舟，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

大船擊卻之。金人引還。辛酉，帝發章安，甲子泊溫州港口。時金人旣破江西諸郡，乃引兵犯湖南，遂陷

潭州。將吏王曠、劉玠、趙聿之戰死。向子諶率兵奪門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丙子，金兀朮引兵

北還。至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能遵陸，取道秀州而北。庚寅，帝次溫州。時諸將無功，翰林學士汪藻

上言：「敵人之來，諸將擁兵相望，曾不能爲陛下施矢鏃之勞。獨張俊守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

虜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分戰，虜若失利，終身懲創，不敢復南。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去。方其行也，

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爲虜性強復，不嬰其鋒，猶懼屠戮。況以致怨而去，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

之。是前日之小寇，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

張俊使之也。臣復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逼，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

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充其措

置非不盡善也。若虜騎渡江，充世忠、瓌并力扼其前，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

掃蕩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舶，焚其城郭，爲逃遁之計。及杜充危急，王瓌、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竟

至陷沒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受本韓杜充。充敗於前。而受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受。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庶幾國威少振。敵人知忌。不報。辛卯。金人陷秀州。金遊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棄城遁。兀朮入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人。三月壬子。金人入常州。守臣周祀棄城走。丁巳。金人至鎮江。初。韓世宗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由秀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之。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閒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振策以馳。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力戰。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兀朮之塔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而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艦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鵝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兵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朮奔竄。會捷。懶自淮州遣李董太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鏈貫大鈎。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船一鏈。則曳一舟沈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

以相全。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能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蓬，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燄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於六合縣。是役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夏四月，金人犯江西者，聞兀朮北還，亦自荊門引去，統制牛皋潛軍邀擊，敗之於寶豐之宋村。金捷懶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至是，兀朮將北歸，以輜重假道於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九月，金人攻楚州，趙立遣人告急，朝廷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海州李彥光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光世諸將王德、鄺瓊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爲援，而衆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覲。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賊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岳飛亦自秦州引還。

張溥曰：高宗構之，棄汴京建康，而都臨安也。利與敵遠，苟幸偏安，乃金人日夜蹙之。越明溫台之間，奔走不給。大海遇敵，幾覆膠舟。周平晉元，不若是顛沛也。爲帝策者曰：「駐蹕之地，勁虜萃焉。且戰且避，急而航海，可以濟難。若然，帝幸汴則汴病，幸蜀則蜀病，幸金陵則金陵病，幸武昌長沙，則武昌長沙病。六合雖廣，

一身莫容帝遂無死所乎及觀建炎開韓世忠江中之戰岳飛廣德新墟之捷兀朮狼戾不敢窺江益痛  
構謀不感自貽伊戚也李綱罷而黃潛善汪伯彥相則帝無腹心宗澤卒而杜充用則帝無股肱人未有  
腹心股肱既潰而四體保無僵仆者也劉豫專任濟南而叛附捷懶苗傅劉正彥統制扈從而稱亂行宮  
杜充總關江浙而迎降兀朮二三王臣盡起反戈時帝所錮者李綱所殺者陳東歐陽澈所錄用者張邦  
昌親屬也天下皆知帝獎逆賊而惡忠義其誰不亂金人乘銳邀敵欲生縛兩宮知天子在臨安則有諱  
和入江東之師知隆祐太后在洪州則有斬黃入江西之師連歲流離四京盡沒構卽卑詞祈請奉湖稱  
臣無如粘沒喝劉豫諸賊不肯爲夫差之赦句踐楚莊之哀鄭伯何也劉光世逍遙棄師清人所刺使當  
時將帥盡與等夷構欲自比大金龜茲不可得矣



## 卷六十五

## 苗劉之變

建炎三年三月庚辰以朱勝非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浚駐平江辛巳葉夢得罷以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爲江東安撫制置使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悞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將心至是僉樞制下諸將口語籍籍壬午詔王淵免進呈書押扈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得君遷顯職心忿不平劉正彥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懷怨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臨浙觀潮供帳遮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修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明日癸未值劉光世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卽掉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卽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於行闕分捕內侍百餘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玠排門引傅黨入內奏曰傅等不負國家正爲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苗傅等望見黃蓋山猶呼而拜帝憑欄呼傅等問故傅厲聲對

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卽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傅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傅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滿執履與之。傅卽於樓下。腰斬履。櫛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帝遂以傅爲慶遠軍承宣。御營使都統制。正彥。渭州觀察使副都統制。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卽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傅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帝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爲天下主。奉皇子爲帝。后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帝卽坐上作詔。禪位於皇子。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傅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募卽位。太后垂簾決事。是夕。帝移御顯寧寺。甲申。尊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爲睿聖宮。大赦。以張激兼中書侍郎。韓世忠爲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張俊爲秦鳳。

副總管分其衆隸諸軍。丁亥，分竄內侍藍珪，曾擇等於嶺南諸州，傅追還殺之。戊子，以王孝迪爲中書侍郎，盧益爲尙書左丞，加傅爲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爲武成軍節度使，以吳滿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爲大金國信使。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傅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傅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己丑，改元明受，敕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祕不宜，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僞，拒不受軍。十洵、洵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卽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敕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卽遣人寓書於浚，會諫議大夫張燾所親謝壽，變姓名，微服爲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爲嚴設兵諫。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於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書，因上書請容聖復辟。癸巳，張浚命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措置海舶，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遣布衣馮輔持書說傅。正彥輔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容聖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尙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響，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甲午，呂頤浩率勤王兵萬人發江寧。乙未，劉光世部兵會呂頤浩于丹陽。丙申，韓世忠自鹽城收散卒，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

招之。世忠得書，以酒解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輜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爲質。朱勝非給傅曰：不若遣之，使逐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俾逐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勝非喜曰：二兒真無能爲也。張浚復遣馮轡往杭，因報書於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辛丑，苗傅等以韓世忠爲定國軍節度使，張俊爲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而誣張浚欲謀危社稷，謫黃州團練副使。柳州安置。俊等皆不受。傅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拒勤王兵。壬寅，呂頤浩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逐之，咨以大計。頤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輓，幾陷腥羶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旣而劉光世兵亦至。癸卯，呂頤浩、張浚傳檄中外，聲苗傅、劉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遊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討之。乙巳，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丙午，以張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震並同僉書院事。張浚、呂頤浩發平江。丁未，次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卽位。傅、正彥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爲。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問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卽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彥鐵券。傅等遂率百官朝於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達

曰趙氏安苗氏危矣夏四月太后下詔還政帝復位與太后御前殿垂簾詔尊太后爲隆祐皇太后己酉以苗傅爲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庚戌復紀年建炎張浚知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彥並檢校少保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據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爲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卻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則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急趣都堂取靈券擁精兵二千遂開湧金門夜遁犯富陽新城將南趨閩中統制王德喬仲福追之辛亥皇太后撤簾頤浩浚等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浚等見帝伏地涕泣待罪帝慰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尙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於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癸丑右相朱勝非及執政顏岐王孝迪張激路允迪盧益罷初朱勝非見帝曰臣昔遇變義當卽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帝疎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不非能預防致賊猖獗罷宜之不報至是與顏岐等俱罷初張浚在秀州議舉勤王之一師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浚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浚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況公忠義如此忍豈害公恐公防

聞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浚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而僂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浚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浚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以呂頤浩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蔭爲尙書右丞。鄭穀僉書樞密院事。甲寅。以劉光世爲御營副使。韓世忠。張浚爲御前左右都軍統制。凡勳王僚屬將佐。各進官有差。五月。韓世忠言。苗傅。劉正彥擁精兵。距臨闕甚邇。僅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獻於世忠。悉械送行。在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秋七月辛巳。苗傅。劉正彥伏誅。甲申。詔以苗。劉之變。當輔大臣不能身衛社稷。朱勝非。顏岐並落職。張激。衢州居住。丁亥。皇太子薨。卒。太子從幸建康。屬疾。宮人蹴地上。金釧有聲。驚悸。疾轉劇。遂不起。初。張浚以虜嘗奸帝位。議去之。至是。竟連其保母置死。壬辰。范瑄伏誅。初。汴京破。二帝及宗。至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悻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詣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瓊下有敕。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右左。擁至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金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

張溥曰。苗傅上黨宿將。高宗構建元帥府時。卽隸麾下。劉正彥。蘇王淵。進官。用劉晏計。平賊丁進。兩人卽非大將材。兵事所素習也。建炎三年。構從淵議。幸杭。內侍撓權。淵驟貴顯。傅等積不能平。結衆作亂。赤心軍起。黃卷謀洩。使淵先事知戒。或免潰裂。而寡備殞軀。兵犯宮闕。康履屢斬。容聖避位。以沙中之小憤。成廢君之大逆。賊徒初心。度未及此。因變激極。則挺甲晉陽爾。朱勝非於靖康朝。權守應天。遇敵逃逸。後議譴南京。逢主命相。特進五官。其人委蛇。類無奇節。而浮沈陰陽。倖不爲賊忌。得以獨對太后。密結燕人。勤王。旣至。乘便游說。帝位復安。夫苗劉二兇。勇非萬夫。智無成畫。臨以大兵。必烏獸竄。所慮者。騎虎交抗。奸人憑危。萬一殺構。以絕人望。國無長君。隆祐太后。雖賢。抱三歲孤兒。立賊中。臨安鼎沸。大事去矣。勝非。蒙擾賊鋒。使無害帝。遣梁夫人迎韓世忠。而諸將鼓行。率百官朝容聖。而乘輿反正。北闕師來。賊乃夜遁。當日羣臣協力。大功有三。蠟渠魁者。韓世忠。集義兵者。張浚。呂頤浩。保聖躬者。朱勝非也。若趙構倚任汪黃。身同亡虜。肱股無鷹揚之佐。衝從皆跋扈之臣。危如累卵。猶仗中官。得罪祖宗。天命自絕。苗劉樓下之言。未嘗不深中主慝。幽厲無道。豈爲申戎末滅哉。

## 平羣盜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命都統制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分討江淮羣盜自宣和末羣盜蜂起至是祝靖薛廣党忠閻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個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生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卒數千爲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淵等分討之既而光世遣部將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自是少衰八月戊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於杭州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尋詔王淵兼領杭州制置盜賊使以討之冬十月丙戌王淵誘賊趙萬誅之十一月軍賊張遇陷池州遇本真定軍校聚衆爲盜自淮西度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入城縱掠驅強壯以益其軍守臣滕祐棄城遁軍賊丁進圍壽春府守臣康允之拒卻之十二月王淵討杭州亂卒陳通等誅之丙寅張遇犯江州辛巳丁進詣宗澤降

二年春正月東平軍校孔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南渡淮犯黃州守



臣趙令巖拒之。丁未，詔諭流兵潰兵之爲盜賊者，釋其罪。辛亥，王淵招降張遇，以所部萬人隸韓世忠。五月己酉，秀州卒徐明等作亂，執守臣朱蕃，迎前守趙叔近，復領州事。詔命御營中軍張俊討之。六月癸亥，建州卒葉濃等作亂，寇福州。乙丑，張俊至秀州，殺趙叔近，執徐明，斬之。甲戌，葉濃陷福州。秋七月甲申，葉濃入寧德縣，復還建州。命張俊同兩浙提刑獄趙哲率兵討之。八月，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犯宿州。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九月丁酉，叛復寇淮西。冬十月，楊進復叛，衆至數萬，剽掠汝洛間，霍進思之與其兄興謀擊之，未果。揚進遣騎數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至鳴皋山，破賊四砦，馬驚墜，爲賊所殺。賊乘勝大敗官軍。詔以興爲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劉正彥擊丁進，降之。十一月，濱州賊蓋進陷棣州，守臣姜綱之死之。建州賊葉濃降，復謀爲變，張浚擒斬之。吳玠襲史斌，斬之。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還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玠襲斬斌，而自襲宗，殺之。

三年春正月，庚子，盜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用善駐京西，連互數州，自京西至光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擄掠糧食，所至一空。二月，帝出手詔，以弭盜保民之要，訪於直學士胡交修。交修疏言：昔人謂飯有麥飯，牀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餒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刻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爲吏士所捕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吾稅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冢，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

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積粟充物，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況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強兵以禦寇，不能爲翟興輩之所爲乎？世以爲名言。三月，盜鄧青掠泗州，青本五丈河舟人，去爲盜，聚兵劫楚泗州。夏四月，盜薛慶據高郵，有衆數萬，張浚恐其滋蔓，請往招之，入慶壘，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遂降，浚留撫其衆。秋七月，山東盜郭仲威掠淮揚軍，仲威本李成之黨，成先在泗上，仲威乃引兵圍淮揚，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強壯以充軍。冬十月，郭仲威降於平江守臣周望，李成掠淮北，陷泗州，殺知州耿堅，據其城，帝降詔撫諭之，命成知泗州，成復陷濰州，守臣向子伋及諸官屬皆被殺。十一月，淮盜劉忠初聚兵於東京，自斬轉入湖南，遂陷舒州，通判孫知微死之。京西制置使程千秋軍襄陽，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爲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金城入蜀，仲遂據襄陽，西京列城皆爲仲有。十二月，孔彥舟犯荆南，詔諭降之，以爲湖北捉殺使。

四年二月，金人去潭州，羣盜大起，鼎州人鍾相嘗以左道惑衆，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爲名，自稱楚王，改元天載，寇澧州，陷之，李成入舒州。三月，孔彥舟獲盜鍾相及其子子昂，檻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衆於龍陽，己巳，盜戚方陷廣德軍，初，韓世忠退保江陰，遣卒戚方等，遂趨鎮江，劫知府胡唐老部衆，以行。唐老怒罵不從，遇害。五月，以翟興等爲京湖淮南諸路鎮撫使，分地處之。時京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蜂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於帝曰：羣盜皆烏台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翟興等並爲鎮撫使，分地界焉。翟興河南

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漣水軍劉位濞濠州趙霖和州無爲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  
淮陽軍薛慶高鄆天長軍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潛荆南府歸陝州荆門公安軍程昌寓  
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馮長寧順昌府秦州軍翟興聽便宜從事俾立顯功  
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輩起於羣盜翟興劉位士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既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  
鮮能自守未幾求道與劉忠戰敗沒又命孔彥舟爲辰沅靖州郭仲威爲真陽鎮撫使六月甲申岳飛  
破威方於廣德丙戌威方降於張浚秋七月建州民范汝爲作亂時方艱食民從者甚衆州遣兵出  
戰爲所敗賊勢滋盛統制李捧捕之軍大潰而遁詔福建安撫使程邁會兵進討時汝爲已破建陽乃移  
命神武副軍統制辛企宗討之冬十月江東賊張琪犯建康府虔州賊李郭仁及弟世雄破石城縣鍾  
相王善餘黨楊祝友復作亂十一月以王彥爲金均房州鎮撫使時所在盜起加以餓饉無所資食惟  
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覷桑仲旣陷均房遂乘勢直搗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申牘請  
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領閔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  
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卽勒兵趨  
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鬪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  
白磧遂復房州

紹興元年春正月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  
造符讖幻惑中外久圍江州朝廷患之以張俊爲招討使岳飛副之李成陷江州未幾復陷筠州三

月張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湖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爲怯岳飛曰賊貪而不晝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凌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遇於樓子莊大破之追斬進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走蘄州降於僞齊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皆遁五月劉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州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故也辛亥水軍統制邵青叛圍太平州劉光世招降之張俊引兵渡江追李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衆數萬皆潰成北走降劉豫張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將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六月邵青復叛犯江陰之福山遣海州鎮撫使李彥進中軍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冬十月邵青聚其黨於崇明沙將犯江陰劉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翊日餘黨復索戰諜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十二月盜曹成陷道州成初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諶

招之成德命子誣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誣殺己卽擁衆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誣而去

二年春正月辛丑韓世忠聞范汝爲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都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爲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嚮施逵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二月庚午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仍命岳飛等共討曹成丁丑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爲七賜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閏四月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卽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營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丙午岳飛八千人登桂嶺破曹成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脅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入邵州五月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旣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邊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攸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六月孔彥舟叛降劉豫彥舟橫暴不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叛去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於蘄

陽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甚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詞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十一月甲戌，命李綱、劉洪道、程昌寓解潛會兵討湖寇。綱至潭州，湖南流民潰卒羣聚爲盜者數萬人，綱悉平之。王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桑仲旣死，劇盜王闢、董貴、祇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

三年夏四月，詔統制王瓊會兵討楊太。時太衆日盛，自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儀爲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太又名么，蓋楚人，謂年少者爲么云。六月己酉，岳飛自虔州班師，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粵，都迎戰，躍馬馳突，飛揮兵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冬十月，李成寇襄鄆，李橫奔荆南，成遂陷京西六郡。

四年五月庚戌朔，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旣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爲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

無如飛者。遂有是除。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秋七月。飛復襄陽等六郡。先是。飛至郢。僞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僞齊收成餘衆。益兵屯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皋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鄆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兵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俟糧足。卽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八月。王瓊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楊太於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木寨守將許峯戰沒。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岳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理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五年六月。岳飛大破楊太於洞庭。初。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願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接其部。指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勝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裴周倫。皆殺倫。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

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瓊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爾士安出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誅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擊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石矢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牛皋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營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算也黃誠取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據洞庭恃其險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薛弼爲湖南運判謂飛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鬪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連筏斷江路蘘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遂用其策決勝於八日之間先是太自以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嘗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



張溥曰：徽宗在位日久，荒樂釀亂。至宣和二年，而方臘陷睦歙杭州。三年而宋江掠京東諸郡，魚爛鳥駭，勢幾蠲蟻。然六師張皇，清蕩立奏，禍猶未烈也。末年寇擾山東河北，數萬成羣，高宗卽位，徒黨蜂結，累歲不解。其間雖張遇降於王淵，丁進、楊進降於宗澤，郭仲威降於周望，戚方降於張浚，獸聚風聞，能革面亦數服數叛，迄無寧時。迨岳飛用而賊始殺矣。洪州之戰，馬進授首，江淮之役，張用祖迎，李成敗而襄漢平，楊么破而荆湖靖，以至走曹成，擒彭友，盡天下之賊，莫有與飛鬪者也。或謂晉之十六國，劉石之餘，唐之藩鎮，安史之餘，宋常靖康建炎間，金虜蹂躪中原，淪沒有大盜起，乘虛畫疆，建青社，長子孫，其誰問之？徒挺戈野集，自同狗鼠，何無能也。然永嘉之亂，匈奴左部帥劉淵結五部，據離石，紹劉而爲漢。後九年，石勒以上黨武鄉起，羣盜據襄國而爲趙。後冉閔因石氏據鄴，爲後趙。慕容廆以棘城鮮卑起，勤王爲燕。符洪以洛陽氏有關內，爲秦。而涼以晉官成以晉民，各有國裂土。其後秦分二，燕分四，涼分五，凡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年。唐則魏博傳五世，至田宏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其爲亂也。或據中國以自強，或借天子以自大，篡逆生於境內，而家人猶世守。俯命取於天朝，而威福仍己出。共主贊旆，則遷鼎無罪。羈縻勿絕，則九伐不加。盜賊帝王，各因勢便。趙宋羣寇，非其倫也。饑亂相煽，村塢剽發，潰兵梗卒，復因隙蹈瑕，烏合衝突，志不大於元海，衆不猛於漁陽。據城走胡，謀無先定。中國大將建鼓而出。

以次掃除。即就殄耳。劉豫一假朝命。捲土入金虜。人用之。界地稱帝。令其南牧。宋遂受敵。資其勢。而與以名。朝廷之權。反制於逆賊矣。小盜貴恩。大盜貴威。強者弱之。合者離之。得其術。則盜皆兵。失其術。則兵皆盜。非岳飛韓世忠師。貞莫仗也。

卷六十七

金人立劉豫

高宗建炎二年春正月。以劉忠知濟南府。豫。景州人。爲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奔真州。張愬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攻濟南。府劉豫遣子麟出戰。敵縱兵圍之。數重。郡倖張東益兵來援。卻之。捷懶遣人啖豫以利。豫遂殺濟南。饒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龜城歸於捷懶。

三年三月。金人陷京東諸郡。以劉豫知東平府。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

四年九月戊申。金立劉豫爲齊帝。初。金主開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捷懶。請立己。捷懶許之。乃言於粘沒喝。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耶。元帥曷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乃遣使卽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浚請立豫。議遂定。捷懶以聞。於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糧綬寶冊。立豫爲大齊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豫卽位。都大名府。以張孝純爲丞相。李孝揚爲左丞。張東爲右丞。鄭億年爲工部侍郎。李儔爲監察御史。王瓊爲汴京留守。子麟爲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爲

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改明年爲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僞仕於豫而其家屬之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

紹興元年六月，劉豫置招討司於宿州，誘宋通逃。十二月，金以陝西地畀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二年夏四月庚寅，劉豫徙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爲帝，置於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旗，屋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南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爲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洵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先是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劉豫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斬黃孔、查舟、唐壽王亨相爲應援。未幾，仲爲其下所殺，翟興進屯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僞詔，併戮其使，豫乃陰結與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興首降豫。十二月，李橫敗劉豫兵於楊石，乘勝趨汝州，僞守彭玘以城降。三年春正月庚申，李橫破額順軍，僞守關和降。壬戌，敗僞兵於長葛。甲子，李橫引兵至額昌府，僞安撫趙弼固守，橫急攻之，弼遁，復額昌。二月，統制李吉敗劉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殲之。三月，劉豫聞李橫入額昌，求援於金，金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兵二萬，逆戰於京城西北之牟駝岡，橫敗績，復陷額昌。夏四月，劉豫陷虢州，獲統制官謝皋，皋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水軍都統制徐文以衆叛降劉豫，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爲徐大刀，以功爲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州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於豫。且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秦州。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松

年使僞齊劉豫欲以臣禮見。宵宵無以應。松年曰：均爲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帝意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大沮。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邊兵侵齊，以與金議和也。十一月，金人遣李永壽、王翊來，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翰林學士恭宗禮言：豫父子倚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其奸謀，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情必懈弛，宜戒將帥嚴爲之備。

四年夏四月，熙河路總管關師古與劉豫兵戰於左要嶺，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九月，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先是，金主晟與粘沒喝議南侵，會兀朮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粘沒喝曰：都監務倫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豫聞岳飛復襄鄂，懼遂乞師於金。晟乃命訛里朶撻懶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兀朮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覲各將兵分道南侵，騎兵自泗攻濠，步兵自楚攻承州。冬十月丙子，詔韓世忠屯揚州。初，金兵渡淮，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至是奉詔或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濟師進屯揚州。時張浚在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及兵至，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桷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能逆知也。桷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於帝，遂召俊還。戊子，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至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

過之。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復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李董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李董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捷不野撻蠻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鬼軍各持長斧，上搯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捷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遺董攸亦擊敗金人於天長之鴟口橋。己丑，金人攻承州，解元遇敵於州之北門，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籍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復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總六師臨江決或。」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爰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帝意中變，乘閒言陛下養軍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煥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次平江，帝欲渡江決戰。鼎曰：「賊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尙不自來，陛下豈可與

逆難決勝負哉。乃止。十一月壬子，下詔暴劉豫罪逆於六師，自豫潛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爲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勦六師。己未，以張浚知樞密院，視師江上。初，浚以召命至，見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制之。十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於岳飛。飛遣牛皋、徐慶授之，皋至遙語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爲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皋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皋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金兵自淮引還，撻懶屯泗州。兀朮竹塾鎮爲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既去，劉麟、劉覲亦棄輜重而還。

六年春正月，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卽引軍渡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董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朮與劉覲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聽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騎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夏四月，劉豫陷唐州。九月，岳飛遣將敗劉豫兵於唐州。冬十月丁酉，劉麟、劉覲分道寇淮西。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於江上，榜其罪逆，將遣兵

討之。告急於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請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以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猗率東路兵，由紫荊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浚、劉光世、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爲憂，移書張浚，欲令浚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爲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趨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欲棄盱眙，劉光世欲舍廬州。皆張大賊勢以開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劄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襲，可保必勝。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猗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於濠。壽之閒，張俊以兵拒之，猗率衆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



與猷前鋒遇於越家坊。敗之。猷恐孤軍深入爲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猷據山列陣。矢石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猷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浚大軍復與戰於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猷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卽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猷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而去。時岳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以致目疾。至是逾甚。及一聞召命。卽日起行。未至。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賜飛劄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飛乃還軍。金人聞劉麟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七年閏十月。金人襲汴。執劉豫。廢之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閒齋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兀朮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爲太子。金主亶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於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東拔爲左都監。屯太原。撻不野爲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穎許諸郡。至是尙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撻懶。兀朮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義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朮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於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尙動兵戍。安用國爲。乃以鐵騎數千圍宮。因遣小校巡閱巷閭。宣

言自今不僉爾爲軍。不取爾免行錢。爲汝蔽殺親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是人心稍安。遂置行臺尙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爲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豫求哀於二帥。憊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與家屬徒臨潢。

岳飛奏乘廢劉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張溥曰。劉豫杜充皆進士登第。爲國守臣。叛降金人。蒙面無忌。不過欲爲張邦昌耳。充至雲中。粘罕薄之。久乃命知相州。猜阻同列。後爲胡象山所誣。下吏炮掠。豫賂撻懶。立爲齊帝。僭號八年。金主惡其喪師。令兀朮入汴。囚諸金明池。立行廢徒。二賊奄奄。同葬蠻夷中。未云得意也。豫少無行。嘗盜同舍生白金。孟紗衣。言者擊之。徽宗亦笑其河北種田。不足比數。金師南下。卽棄官避亂。儀真有何殊能。而張慙薦拔。授以山東劇郡。生其叛逆。昔漢文帝與匈奴和親。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既至。因降單于。教其桀驁。侵擾無已時。劉豫慮山東多盜。不欲往。濟南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曰。行必爲禍。既被金圍。果殺關勝。縋城納款。彼先有逆志。而假以鐃柄。是導之亂也。豫降金兩年。立僅牧守。撻懶納其重寶。言於粘罕。高慶裔張浚復爲游說。始冊尊位。都大名。既以叛往。又以貨取其謀。帝也。視邦昌加勞矣。紹興七年。金高慶裔誅粘罕。憂死。豫失內援。遂徙臨潢。北面虜主。予奪唯命。其何敢怨。豫初帝時。劉長孺勸反正。邢希載請通宋。誅囚不顧。金盡畀以中原。連兵入寇。盜如李成。劉忠等。敗則奔豫。將如孔彥舟。徐文等。敗則降豫。逆賊建瓴。遁逃趨壑。藕塘大敗。金始知其無能也。邦昌之僭。金人欲之。而邦昌因之。豫之僭。豫欲之。而金人因之。然金人立邦昌。則去汴立劉豫。又聽徒汴。汴豈金人敢有乎。

亦曰中國帝都使中國人守之持角病宋斯可矣。迨賊檜主和而後。汴果入金也。高宗聞豫叛。厚撫其黨。而分竄益急。趙鼎力贊親征。諸道兵合。而金齊敗北。討賊攘夷。有進無退。其明效也。劉豫既廢。汴虛無人。岳飛韓世忠請乘機恢復。又置不問。李斯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構之不明。豈特胥人而已乎。

# 卷六十八

## 張浚經略關陝

高宗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帝問浚大計。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窺蜀則東南不可保。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爲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遂以浚爲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初浚宣撫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遂決行。季陵論任浚大專。忤旨。落職與祠。秋七月庚子。張浚發建康。冬十月壬辰。張浚治兵於興元。以圖中原。浚上疏言。漢中實形勢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謹積粟以待。巡幸。辛丑。張浚以趙開爲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編鍊不可加。獨種貨尙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己有。共相隱匿。惟大恤怨。誓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卽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自釀。斛輸錢三十。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緡。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爲便。時浚荷重

寄旬端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資財常有餘十二月甲申張浚承制拜曲端爲威武大將軍宜撫處置司都統制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遂有是拜軍士悅服浚又辟劉子羽參議軍事子羽薦涇原都盜吳玠弟瑋之才勇浚以玠爲統制瑋掌帳前親兵

四年夏四月金婁室旣陷陝州遂長驅入潼關曲端遣吳玠拒之於彭原而自擁兵邠州爲援金人來攻玠擊敗之撒離喝懼而泣婁室整軍復戰玠軍敗績部將楊晟死之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爲援大詬之由是二人有隙婁室以端全軍退去且入夏遂復還河東六月癸酉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十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敵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及聞兀朮留江淮議出師機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秋七月金兀朮引兵趨陝西時張浚以金兵萃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兀朮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婁室亦以婁室專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守因其請益兵命訛里朶往監其軍張浚遣兵復陝西軍州趙哲復邠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九月癸亥張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僊涇原劉錡環慶趙

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圓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撤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凌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凌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爾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徒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與柴囊土籍漳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睡所部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勝而進關陝大震凌時駐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於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凌之輕師失律十一月金人入德順軍張浚退保興州時輻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據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卽請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尙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涇州大潭孫僞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紹興元年三月金人破福津躡同谷以迫興州。浚遂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爲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趨益昌。王庶爲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六月張浚以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於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之和尙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八月丁卯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浚既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帝業。卻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憾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遠乎鐵象。可惜者數聲。乃赴。既至。隨令獄吏繫維之。糊其口。脅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悵有叛去者。未幾。金人再戰於富平。浚師詐張端旗。以懼敵。金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師復敗。

二年五月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九月丙戌。以王似一川陝宜撫處置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擢吳玠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爲無辜。任子羽。開。玠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不安。十二月甲辰。召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爲川陝宜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四年三月乙丑張浚至臨安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祕其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闕已而詔押似法原赴鎮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爲御史中丞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於白州詔以王似爲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會兀朮攻關爲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濟師上手詔詰問法原憂恚而卒八月戊子改命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爲朱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金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至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釐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蓄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鼎旋以入相不果行

張浚曰張浚於建炎三年治兵興元圖復中夏四年而卽有富平之敗經營歲餘兵食未厚輕鬪喪師甚非策也曲端雅長將略剛復陵上奪王庶使印盤桓涇原迹近跋扈飛文日騰浚務攬豪傑百口保之拔爲大將端有人心宜爲知己者死婁室深入端議持重與浚不合安置萬安富平敗績浚追思用端又信



吳玠王庶之譖殺於恭州一人之身忽賢忽佞始堅信而終讒死刑罰失平。浚豈無罪然觀其中興初議彼志固無日不在王室也。苗劉亂定帝位新復浚請任陝蜀勵師待覲赴軍之日誅賊臣范瑄始發建康忠義貫天枕戈待旦慷慨四顧豈讓劉琨祖逖哉。呂頤浩背扈蹕武昌之議勸都臨安金寇奄至六飛播竄聲勢不接浚志益銳積粟練兵事稍辦集卽合五路之師紛紜一戰彼蓋積憤腥膻急欲求勝曲端老謀疑爲退縮棄不問也。富平旣敗退守興闕猶任劉子羽吳玠吳玠等力拒金人紹興年間和尙原仙人關師屢告捷成效可見而讒疾內作罷居福州悠悠多口關陝是責獨不念渾池奮翼功著全蜀乎。昔馬援敗於街亭不病孔明三分之烈任福敗於好水川無害韓琦西夏之勞論人者舉其重不舉其細也。浚在炎興卽不能追踪二臣而君子原之曰斯人也志大於才功浮於過關主當陽賊相接踵有一浚而復獄以富平之役則下無勦矣且端死非辜浚固無辭責至潰軍如趙哲而謂之濫殺才略如劉子羽理財如趙開善戰如吳玠謂之失任譖人太甚又何以服浚乎。

卷六十九

吳玠兄弟保蜀

高宗紹興元年冬十一月癸酉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保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山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玠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城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全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進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齎其須鬣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間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三年春正月乙丑金人陷金州時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

將李彥琪駐秦州。睨遷入關。以緹吳玠河池之師。復遊騎出熙河。以緹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焚積聚。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進。二月辛卯。王彥引兵會吳玠於饒風關。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聘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閒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遣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固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己亥。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門軍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閒道會子羽。子羽留玠等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渡。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逸之。於武休。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卽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

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五月丙子。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己卯。論金牛之功。以吳玠爲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劉子羽爲寶文閣直學士。王彥爲保大軍承宣使。諸將佐第賞有差。十一月乙亥。金兀朮陷和尙原。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四年三月辛亥。吳玠與金兀朮戰於仙人關。敗之。先是。璘守和尙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撤離喝。劉蕤帥步騎十萬。破和尙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曰。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以示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疊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撤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矩四出。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領張彥劫山砦。王俊伏河池。掘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妻孥來。劉蕤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旣不得。還度玠終不可犯。

乃還屯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敢妄動矣。

五年春正月。吳玠復秦州。玠聞虜犯淮南。遣吳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撤離。嗚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六年八月癸卯。四川都轉運使趙開罷。時吳玠爲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辦於開。數以餽餉不繼。訴於朝。開亦自勦老憊。求去。朝廷爲之交解。乃以席益爲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事。期錢。開復訴於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餽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權酷奇零。絹帛之征。遂爲蜀常賦。則開所作備也。益尋以母喪。亦去。帝問胡交修。孰可守蜀者。交修以從子世將對。遂以世將爲四川安撫制置使。

九年春正月己亥。以吳玠爲四川宣撫使。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嘗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帝以玠功高。因和議成。授玠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六月己巳。吳玠卒。玠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雖身爲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換之。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徵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秋七月乙巳。以胡世將爲四川宣撫副使。世將至。謂諸將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習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爲制將耳。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服。

十年五月。詔吳璣同節制陝西諸軍。時金人復渝盟。撒離喝入同州。趨永興軍。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初。關陝新復。朝廷分軍屯鞏。秦。鄜。延。諸路。撒離喝既至。鳳翔。陝右諸軍皆隔在虜後。遠近大震。六月。吳璣敗金人於扶風。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璣孫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避清野。以挫其鋒。溥言。河池不可守。璣厲聲折之曰。僑語沮軍可斬也。璣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遂遣諸將分據渭南。尋有詔。世將移屯蜀口。會金人犯石壁砦。璣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撒離喝使鶴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璣軍。璣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虜先於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七十七人。撒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撒離喝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閏月。撒離喝與吳璣楊政夾渭河而陣。璣駐兵大蟲嶺。撒離喝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於青溪嶺。胡世將又遣王彥揚從儀分道而出。屢戰敗之。撒離喝還屯鳳翔。既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爲陣。乘虜壁未定。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衆。撒離喝走還鳳翔。

十一年九月丙申。吳璣及金人戰於劉家灣。大敗之。癸亥。受詔班師。初。吳璣進兵於秦州。金統軍胡蓋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圈。璣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璣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璣曰。此古東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譏耳。得車戰遺意。

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劉家灣。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涉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會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應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守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又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卽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嘆而已。

三十一年五月乙未，以吳璘爲四川宣撫使。王剛中同處置軍事。時聞金主亮將敗盟，故命璘爲之備。八月，金西道行營徒單合喜將兵，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誼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卽馳至穀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鼓青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鼓青復隴州。金師旣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熹曰：「將帥之力，吾何有焉？」冬十月，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

三十二年二月，金人犯虢州。吳璘遣將楊從儀等攻之，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寶雞。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鎮。戎軍遂復大散關。時璘遣姚仲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

敵戰於瓦亭。大敗之。擒其將耶律九斤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悉兵趨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月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姚仲等又復關會熙鞏等州。及永安軍。十二月丙寅。詔吳璘班師。時金以重兵掘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察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會史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於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虞允文時爲川陝宣諭使。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不可不慮。疏上。罷允文知夔州。遂詔璘班師。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皆復爲金取。

張浚曰。張浚始勅李綱。晚郅趙鼎。信王庶而曲端死。用呂祉而鄧瓊叛。開誠善任。疑非所長。而世稱知人者。以保蜀功高。能得吳玠兄弟力也。玠善騎射。有志節。弟璘從戰。累立功。劉子羽誦其材勇。浚始委以兵。政富平之役。玠議據高阜。無輕動。浚不從而敗。關陝盡失。人無固志。玠收合散亡。誓師堅守。一捷於和尚原。再捷於仙人關。蜀中無恙。數年以來。屯田養兵。西人再造。厥功偉矣。玠亡之後。虜復決還。璘大敗之。扶風。自是蜀不被兵者二十餘年。迨金亮入寇。黃牛告警。璘奮義出師。商虢河源。德順環州。次第收復。而班師命下。三軍十三州復爲敵有。蓋紹興十年之戰。主割和尚原者秦檜也。三十二年之戰。主棄三路者



史浩也。卽璘一身。厄於權臣者數矣。李牧撮臂之悲。道濟投轄之恨。生逢趙構。所見皆然。寧特武穆片紙。痛填天地哉。劉子羽協力守險。轉敗爲勝。胡世將文臣專闢。不改成規。立志公忠。庶幾張浚。故玠璘樂與同功也。

卷七十

岳飛規復中原 秦檜害飛附

高宗紹興六年六月岳飛進屯襄陽時張浚視師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韓世忠與飛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遂移軍京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秋七月岳飛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者數萬人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雒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興等果歸之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及僞齊李成孔彥舟連戰皆捷至蔡州克其城時僞齊屯唐州岳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

七年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使張宗元監其軍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鄭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略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裕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釐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雒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先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潯滑經略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軍隸飛詔飛詣張浚議事時浚奏罷劉光世兵柄以其軍隸都督府因分爲六軍謀置帥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

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飛曰：德與鄺瓊素不相下，一日振之在上，則必爭。呂尙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何如？飛曰：張宜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斂然曰：固知非大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飛既與浚忤，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浚怒，奏言：飛積慮專在併兵，遂命張宗元權宜撫判官監其軍。六月，岳飛入朝，復還鎮。帝累詔趣飛還，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調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尙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順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速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八月，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鄺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於都督府及御史臺，乃詔德還建康，仍命呂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廬州，瓊又誣德。祉論曰：若以君等爲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闕略。況小嫌耶？當爲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祉，所遺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爲副，召瓊赴行在。瓊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環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祉大驚，欲走不及。爲瓊所執。環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瓊遂率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論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鄺瓊。

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衆心急策馬先渡社遂遇害事聞張浚始悔不用岳飛之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

八年二月岳飛乞增兵不許

九年春正月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銜之及赦書至鄂飛表謝萬和議不便之意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矢心天地尙令稽首以稱藩之語檜益怒遂成仇隙和議成列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之飛乃受命會遣士僕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灑掃實欲觀豐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

十年五月岳飛敗金人於京西時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劄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仇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李寶牛皋等相繼敗金人於京西閏月岳飛遣統制張憲擊金韓嘗於潁昌又復淮寧府郝晷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他將所至皆捷中原大震河南兵馬鈴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

南尹李成棄城遁走。詔興知河南府飛，又使張應會興復永安軍。秋七月，岳飛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皆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嘗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兵不敢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剗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憤甚，合師十二萬，次於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於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獲其屍，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朮果至，貴將遊騎，雲將背嵬，戰於城西。雲以輕騎八百挺前決戰，步兵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塔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革。兀朮遁去。梁興以飛命，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敗金人於垣曲。又敗之於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屢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章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輓車牽牛，載糗糧以饋。

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峇慶。將官李觀。崔虎。葉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乞查千。尸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嘗欲以五萬騎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公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振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徒。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既而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三月。金兀朮韓嘗與龍虎大王各兵逼廬州。帝趣岳飛應援。凡十七劄。飛奏金人傾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卻。帝大喜。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於舒。以俟命。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室。又遁。

時和議已決。秦檜患飛異己。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既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飛固請還兵柄。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拔起。屢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己下之。而俊益忌飛。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誅飛。飛不爲止。帝賜劄。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檜捕著下大理獄。將以扇撓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而護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萬俟卨與飛有怨。諷高勳飛。又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又誘張俊令劫王貫。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柄。檜遣人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畫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既命萬俟卨、高誣飛與憲書。令盧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劄藏。

之以滅迹。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乘市籍家。資徒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儻。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事母至孝。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濠。皆重鎧習之。子雲嘗注坡馬頭。怒而鞭之曰。前臨大敵。亦如是耶。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間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遺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犒賞。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問用兵之術。曰。智仁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竭矣。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於汴梁。之朱仙鎮。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



飛於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仇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下獄，瞋目曰：「自壞爾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張溥曰：蜀漢之諸葛亮，唐之郭子儀，宋之岳飛，三人皆開世而一出者也。亮志慕管樂，學問過之，君臣誼深，三分遂定，後主闇弱，委任無改，子儀廓清兩京，再造唐室，遭逢肅代，厄於宦豎，幾危而安，飛平羣盜，破偽齊，屢敗金虜，唾手中原，而賊檜內開，片紙獄死，三人齊烈，名在呂望姬旦之間，而飛獨不幸，傷哉。杜郵爲飛謀者曰：郿城之戰，兀朮窮哭，復河南，修諸陵，功見旦夕，班師之詔，少緩無應，駐師汴京，請帝臨幸，然後還二聖，取燕雲，爲宋定鼎，檜卽妒飛，欲責以專擅，其何之辭。然飛大將，固儒者也，晉獻公欲殺申生，或曰：「子其行乎，申生不從，自縊新城。」屈原行吟澤畔，漁父諷以隨流揚波，原悲而作懷沙之賦，竟投汨羅，兩賢非不知委蛇可以免難，而守死不移者，以爲爲人子爲人臣，道當如是也。飛性忠孝，讀書好禮，子雲數立奇功，朝命每及，懇辭再三，與張俊議不合，卽上章解兵柄，步歸廬墓，行師之際，輒俟帝命，未嘗自尊，高宗稱其小心恭謹，難進易退，勇戰樂讓，蓋彬彬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夫出境，苟利社稷，專之可也。飛學春秋，豈不知之。馮奉世使外國，莎車王不順，矯節殺之，宣帝賀韓增舉得其人，陳湯甘延壽出西域，患郅支單于侵陵烏孫，發兵斬首石顯，匡衡欲沮其賞，劉向爲之頌功，皆得封侯，彼生當太平，微豐蠻夷，天子嘉勞，不罪矯制，飛復仇報國，一舉蕩平，稽留數日，建功不世，廟堂卽無人心，豈能加擅兵之誅哉。涕泣奉詔，不敢不遵者，誼尊朝廷，君父無諾，寧經不權，與申生屈原同歸爾。高宗構手書精忠字，製旗賜飛，又召入內，委以中興御札數篋，好語無實，惑於賊檜，不顧墜淵，以人間之至愚，天性之極賤，而飾以浮語。

御以伎忌亦何所不爲也韓信挈天下以與漢高身族蕩滅世莫不恨高帝之忍猶有曲諒者曰彼爲子孫計不得不殺人以利己也飛之利高宗構大矣反其父兄還其故疆庸人皆喜而構反爲仇非仇飛也直仇親爾秦檜逆構構逆二醜兩逆比而飛死痛哉

## 卷七十一

## 順昌柘皋之捷

高宗紹興十年二月以劉錡爲東京副留守。五月劉錡大敗金人於順昌。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不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爲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於汴皆攜孳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穉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志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今避而走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沈之示無去意真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無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士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而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柘皋而遊騎已步潁河至城下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

擒敵將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竊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已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下。鑄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鑄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鑄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卻。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距城二十里。鑄遣驍將閔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辨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竊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竊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籬。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置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鑼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卽趣騎急行。率十萬衆來援。鑄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竊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已挫敵。軍聲方振。縱衆寡不侔。常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竊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成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遇敵。則伴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三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鵝軍。礮具不用。明日。鑄登城。望見二人來。縋而上之。乃敵械繫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於械。爲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朮至城下。責諸將喪師。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瑞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犄尖。趨倒耳。訓曰。太尉非但

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請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爲果爲五浮橋於穎河上。且壽穎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無飲於河。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騎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尙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朮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騎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迨未申時。敵力疲。戰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鬪。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朮拔營去。鈴遺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巾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卻。官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騎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騎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騎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嘗以下皆鞭之。遂還汴。旣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十一年春正月乙卯。金兀朮犯壽春。初。兀朮自敗後。留屯京毫。出入許鄭之間。僉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

萬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遂舉兵攻陷壽春復渡淮陷廬州二月癸酉詔張浚楊沂中赴淮西時兀朮自合肥趨歷陽游騎至江張浚遣王德渡江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虜數千里遠來偷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即渡采石浚督軍繼之宿江中時淮已失守矣德曰明且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兀朮退屯昭關乙亥金人復來爭和州張俊敗之丙子王德敗金人於含山癸未王德田師中得含山及昭關甲申崔皋敗金人於舒城丁亥楊沂中劉琦大敗兀朮軍於柘皋初劉琦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鎬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朮以柘皋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騎進兵與兀朮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鎬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騎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鎬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江首犯其鋒一會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牆而進虜遂大敗德與鎬等追之又敗之於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兀朮復親帥兵逆戰於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三月乙巳張俊楊沂中劉琦奉詔班師行纔數里諜報金人攻濠州甚急俊乃復還沂中鎬還會於黃連埠同往援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俊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鎬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不

若退師據險。徐爲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琦謂俊曰。敵得城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爲功。命琦無往。而令沂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煙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安敢議事。沂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爲令其走也。遂潰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者甚衆。韓世忠率師至城下。亦不利而退。沂中遂入濠州。俊軍入宣化。琦軍入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追。奈何。琦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琦謂俊無恐。請以步兵禦之。宣撫試觀焉。琦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琦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設三伏以待。俄而俊謂琦曰。諜者妄也。威方殿後之軍耳。乃皆還。俊歸建康。琦歸太平。沂中歸臨安。兀朮亦渡淮北去。蓋自是王師不復出矣。張溥曰。南渡名將張俊。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稱俊起羣盜。著名勤王。旣而附秦檜。忌錡殺飛。爲宋罪人。戰功雖多。卑不足道。錡號善射。官關右都護。名震夏人。張俊奇其才。使經略涇源。然富平之潰。敗北同貶。後掌八字軍。亦未有赫赫功也。紹興十年。金人分道入寇。陷河南陝西州郡。吳玠捷於扶風。而撒離喝走鳳翔。劉錡捷於順昌。而兀朮走汴。於是錡威名譽夷夏。與韓岳等矣。說者謂韓信造漢功。先逝上。周瑜霸吳氣。凌赤壁。順昌之役。出奇制勝。追縱二者。由義存急難。志誓必死。故能以逸待勞。以寡擊衆也。然十年六月。唐順昌十一年二月。捷柘皋。不數月間。琦兩立大功。克復中原。事在旦暮。竟爲賊檜所敗。志士痛焉。虜寇大入。檜陰爲主。一年之內。扶風。順昌。京西。涇州。以至鄆城。朱僊。鎮諸戰。金無不敗。社稷之慶。賊檜之憂也。講和議決。計出班師。飛且不容。何有於琦。尤可異者。宋將方還。虜即狎至。屠宿州。陷慶陽。陷壽春。入廬

州陷商州皆在韓世忠諸大帥罷兵之日。要盟無信。明效見矣。而趙構不悟。倚檜腹心。今日罷歸。明日罷飛。快敵人之憤。阻先帝之業。桀紂亡身。未有過於此者也。竊憐慨沈毅。忠義憂國。頗類岳飛。張唐檜忌。廢處散地二十餘年。卽無夜半片紙填尸牢獄。而老將杜門。清涼同嘅。賊臣害正。非殺之。卽錮之。國命安得不墜乎。



卷七十一

秦檜主和 檜死附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初黃潛善白遣雱爲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爲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詞厚禮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二帝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於粘沒喝

秋七月丙辰閣門宣贊舍人曹助以上皇手書至自金時上皇在燕山謂助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尙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卽真來教父母又諭助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遠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助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助曰幸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蚤相見也助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助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黃潛善等難之出助於外冬十月壬辰以王倫爲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京通問使閣門舍人朱弁副之倫等至金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留倫等不遣

二年五月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

充祈請使。稱臣奉表於金。時金人方起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虛中楊可輔劉海王貺並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獨留金國。初建制度草創。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卽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因是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密以信義結納。金人不之覺。三年夏四月。起復朝散郎洪皓爲金國通問使。時粘沒喝自東平還雲中。訛里柔自濱州還燕山。帝遣皓移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卽豫亦死。不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且爲皓請。得流遼冷山。九月。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武臣楊憲副之。邵至澠州。接待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爲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於三四。聞者泣下。見左監軍撻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僞楚僭立。羣盜遽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於柞山岩。金人又迫朱弁仕劉豫。且誡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乎。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遣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餓待盡。誓不爲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冬十月辛未。秦檜自金歸。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爲其任用。撻懶信之。及南侵。以爲參謀軍事。又以爲隨軍轉運使。撻懶

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處孫傳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讖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捷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捷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於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

紹興元年八月丁亥。以秦檜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范宗尹罷相。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二年六月。秦檜罷。時呂頤浩爲左相。檜爲右相。會桑仲上疏。願以所部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頤浩信之。屢請出師。檜時已有傾頤浩之意。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帝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頤浩至常州。桑仲已爲霍明所殺。前軍將趙廷壽復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初。胡安國嘗開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入相。安國時爲給事中。呂頤浩既還。憾檜傾己。欲去之。問計於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瑯琊。宜先去之。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己。都督。命下。安國奏勝非正位冢司。值苗劉肆逆。貪生苟

容辱速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爭之遂落職提舉仙都觀侍御史江躋左司諫與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巖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特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落職檜亦自求去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檜善檜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說言於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富著衣啖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及檜求去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上書劾罷檜遂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龜年又奏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魍魎章凡三上乃褫檜職仍榜其罪於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乃召直學士院蔡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即以帝意載於制詞略曰自檜得權而舉事謂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乃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奸九月壬戌王倫還自金倫既被留久之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所在倫遂與朱弁及洪皓以金遺忠潛通倫意由是兩宮始知帝已卽位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居於愍忠寺至是並遷於晉郡燕古奚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既至居於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尙在燕金人計口給食死者甚衆金粘沒喝使烏陵思謀卽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厥成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願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亘古自分南北查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

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思謀沈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曰比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沒喝不答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復以潘致堯爲通問使如金附茶藥金幣進兩宮

三年十二月韓肖胄借金使來帝卽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末嘗遣一介報聘至是粘沒喝使李永壽王翌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以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爲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五年夏四月甲子上皇崩於金五國城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尙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遣同使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詞旨悲痛金人亦不之罪五月辛巳遣忠訓郎何薜使金髡中書舍人胡寅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仇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

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  
嘗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  
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耶苟曰以二帝之故不  
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虜情益閎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薛之事恐和議復行國論傾危  
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  
遣薛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六年八月丁未以秦檜爲建康行營留守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溫  
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七年春正月丁亥何薛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  
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  
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  
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命諸大將軍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咸動從之  
是月以秦檜爲樞密使三月己卯遙尊宣和皇后韋氏爲皇太后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  
朕朝夕思之不遑事處屈己講和正爲此耳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遙尊爲皇太后十二月癸未  
王倫還自金初倫再使將還金人新廢劉豫捷懶送倫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  
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丁亥復遣倫

奉迎梓宮於金。

八年三月壬辰，復以秦檜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爲過。五月丁未，王倫僭金使來。初，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捷懶自河南還，言於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留守訛魯觀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阿懶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仇也。何德之有。勿與便。蒲盧虎位在幹本上，捷懶訛魯觀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矼館伴之。矼以爲御史時常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尙庶幾。惟皇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今屈己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詞，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衆議遂息。烏陵思謀等稱朱弁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賜之。秋七月乙酉，秦檜復請遣王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膺言：宜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國恥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陳，不報。冬

十月丁巳罷參知政事劉大中。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爲侍御史。振入臺。卽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矣。甲戌趙鼎罷。帝意不樂鼎。給事中勾濤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遂出知紹興府。入辭。言於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秦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亦憾之。以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畏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爲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卽擢如淵爲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志。丁丑。金以張通古。蕭哲爲江南詔諭使。與王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郡。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誼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十一月戊戌。王倫入見。辛丑。詔曰：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己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於是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又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開乃與從官張焜。晏敦復。魏玘。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理。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



圭馮時中趙雍皆極言不可和。吏部員外郎許忻上疏曰：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河朔千里焚掠無遺，及再舉深入，遂陷都城，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遣二聖出郊，追取宗族，係累大臣，然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從之。夫彼以詔諭江南而來，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真爲臣妾矣。陛下方寢苦枕塊，豈忍下窮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爲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況犬羊之羣，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劫質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徵宗皇帝顯肅皇后髮與不返，遂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仇。彼謂我之必復此仇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陛下包羞忍恥，受其詔諭，而彼之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讖，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夷狄矣。豈不痛哉！自金使入境以來，中外惶惑，陛下必以王倫之言爲不安。金人之詔爲可從，臣恐不惟墮夷狄之奸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今雖未能克復中原，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震振國勢。竊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其謀叵測。今虜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更與二三大臣熟議，其使無遺後時之悔，不報。甲辰，王庶罷。庶論虜不可和者七，見帝言者六，奏檜方挾自重，以爲功。緇己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耶？檜大恨，出庶知潭州。辛亥，樞密院編

修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掉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乎。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略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開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尙不忍北而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廡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

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違非復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伯者之佐耳。尙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傳曾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詔除名。編管新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錄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奸。諸君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十二月己未。以李光參知政事。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尙書

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於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尙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時檜以未見國書。疑封冊。白帝。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受金人封冊。於是楊沂中解酒。韓世良見檜曰。朝議籍籍。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王倫亦以計說張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於禁中。丙子。張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權禮部侍郎尹焞上疏曰。本朝金狄之禍。亙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盟。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卽位已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仇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奉迎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陛下信仇敵之譎詐。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虜已。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尙何和之足爲。不報。李綱時知洪州。上疏曰。臣竊見朝廷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

相望於道。卑辭厚禮。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己。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承往過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敕文。與朝廷宣布。頌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肢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謬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猶不可。況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尙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長久之策。擇其善而從之。帝不納。先是。倫使至。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遮蔽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疏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陳。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爲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

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時劉豫既廢。傳言金人欲立淵聖於南京。以和定而止。

九年春正月丙戌。以金人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教文。略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鑿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懈。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願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就不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巖。詣河南修奉陵寢。從史館校勘范如圭之請也。戊戌。賜王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既又以倫爲東京留守。與金人交割地界。二月癸丑。以周聿爲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爲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見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秦陵至暴露。歸以白帝。秦檜怒之。三月丙申。王倫至汴。見金兀朮。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朮遂自祁州渡河而去。移行臺於大名府。五月。士儂張巖自河南還。巖上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殲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仇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仇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巖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秦檜惡之。出巖知城都府。時金人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權刑部侍郎陳囊上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奸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

南地。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爲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爲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卒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爲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爲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聽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請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聘繆悠之詞。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益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爲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境土可復矣。秦檜憾之。罷囊官。丁亥。王倫如金議事。金兀朮時言於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地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卽遣介具言於朝。會孟庾至汴。倫卽解留倫。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等謀反。金人執之。蒲盧虎。說魯觀皆誅。倫見金主於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答。而令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勸官。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復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問貳我君臣耶。乃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南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於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邢氏崩。金人祕之。十二月。李光罷。光初請。可因和爲自治之計。故畧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誓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於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奸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

十年春正月丙戌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五月己卯金兀朮撤離喝分道入寇兀朮以歸河南陝西地爲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幹本然之及誅撻懶遂大閱國中兵於祁州命兀朮自黎陽趨河南撤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兀朮率孔彥舟等入汴遣烏祿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於是東京留守路允迪等皆以城降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撤離喝入同州趨永興軍惟知軍事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郡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秦檜聞金人叛盟以其言不慳甚懼謂給事中馮檜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衮未測上意君其爲我探之檜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意遂安。秋七月丙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秦檜薦次翁爲中丞故凡可以爲檜地者無不力爲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朮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屢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得其言遂引與同列由是檜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搖奪矣。八月貶祕閣修撰張九成等官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喻樗知懷寧縣陳剛中知安遠縣浚景夏知辰州樊光遠圓州學教授毛叔度嘉州司戶參軍。九月罷諸大帥軍俱還鎮。十一年三月金兀朮渡淮北去。時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於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密奏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亦後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爲副使並宣押至樞府治事俊知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



和議。檜大喜。遂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取旨。九月。莫將還自金。兀朮欲講和。莫將久留於金。乃縱之歸。以道意。秦檜遂奏遣劉光遠爲通問使。冬十月壬午。以魏良臣爲金國稟議使。時兀朮遣劉光遠還。欲得官尊望者爲使。秦檜乃奏遣良臣。十一月辛丑。金兀朮以蕭毅邢具瞻爲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壬子。蕭毅等入見。議以淮水爲界。求割唐鄆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定議和盟。誓乙卯。以何鑄僉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庚申。命宰執及議誓官告祭天地社稷。何鑄奉誓表往。表略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鄆州。割屬上國。自鄆州西四十里。併南四十里爲界。屬鄆。四十里外。併西南。盡屬光化軍。爲斂邑。沿邊州城。旣蒙恩造。許備藩方。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踏其國家。臣今旣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斂邑永爲憑焉。毅辭。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爲虛設。十二月乙亥。何鑄至汴。見兀朮。遂如會寧。見金主。且趨割地。尋復遣使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遂命周聿。鄭剛中等分畫京西唐鄆二州。陝西秦商之半。以畀金。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爲界。於是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十三。金旣畫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爲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

甚快快。徒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秦檜恨之。徒知絳州。檜陰使人醜殺之。

十二年二月癸巳。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爲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有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夏四月。金遣左宣徽使劉善以袞冕圭冊冊帝爲大宋皇帝。秋七月壬午。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后恐其反覆。呼役者畢集。然後起。攢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於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后將南還。淵聖臥車前泣曰。歸語九哥與丞相。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始知朝議。遂不敢述淵聖車前之語。己丑。帝易總服。奉迎徽宗及顯肅懿節二后梓宮。奉安於龍德別宮。九月乙巳。以和好成。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先三年通和。赦河南。新復州軍。兀朮讀敕文。謂不歸德其國。遂指爲釁。以起兵。至是。檜懼當制者不能悅金。遂屬其黨程克俊爲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況申遣使輶。許敦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下者。甲寅。遣使如金。沈昭遠賀生辰。楊愿賀正旦。賀禮具用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金循契丹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遣使。歲如之。冬十月。以

皇太后回鑾。遣封秦檜爲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辭不拜。

十三年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去會寧二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粗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麵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以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火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及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臣之禮也。悟室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願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淵爲辭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屢因諜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章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於金者。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魏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爲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初被囚。柞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於獄。久之。復送於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在。邵又以書言於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尾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徒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祕書修撰。主管佑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從道觀。弁初副王倫使。

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報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觀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卽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受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豫且誠之復欲易其官弁皆誓不爲屈語在四年九月又以書訣洪皓曰金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墳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粘沒喝死弁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浚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嚙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贖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納其言賜賚甚厚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而卒十二月金遣完顏曄等來賀明年正旦以金酒器六事綾羅紗縠三百端馬六匹爲禮自是歲如之

十四年秋七月王倫爲金所殺。金拘倫河間六載。欲授以平潯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人益脅以威。倫自縊死。後數年，宇文虛中亦以反誅。朱熹戊午議序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爲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爲之必報其仇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寢苦枕塊，不與共天下也。而爲之說者曰：復仇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仇。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元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者，蓋有在矣。紹興之初，賢才竝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十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尙明，人心尙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卻衆謀，焚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讎敵之患，而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奸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天之經地之義，所爲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祇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願以忘讎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

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廷。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尙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爲說不出夫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獨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仇人役之嘆者，一日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終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

二十五年冬十月丙申，秦檜死。檜自和議之成，擅國柄者十五年。倫安江左，專爲粉飾太平計，勸帝立太學，耕籍田，修舉彌文，殆無虛日。帝之視學也，命其子禮部侍郎熈執經司業高閔講易泰卦，知虔州薛弼承檜意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檜大喜，乞宣付史館。自是四方祥瑞之奏日上，舉朝晏然，不復知有兵事矣。殿前軍士施全候檜入朝，挾刃刺之於道，不中，捕送大理獄。檜親鞠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遂磔全於市。檜懼，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挺以自衛。晚年尤銜恨舊臣不已。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於一德格天閣，必欲殺之。鼎時安置吉陽軍，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報，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因不食而死。檜憾未釋也。江西連判張嘗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於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幹，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至是，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熹論趙汾與令幹飲別厚贖，必有奸謀，詔送汾令幹大理鞠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帝幸檜第，問其疾，檜惟流涕，無一語。子熈奏請代居相位，帝曰：此事卿不當

預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檄父子致仕制。命下而檄死。檄兩據榻位。倡和誤國。忘仇敦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陰納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具知之。郡國事無不申省。無至上前者。性陰險深阻。如崖窵不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辯。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爲檄用事。以誣陷善類爲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訕謗。曰指斥。曰怨望。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檄自草。以授言官。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自知惡極。爲衆論所嫉。置邏卒。布滿京城。聞有議之者。卽捕治。中以深文。道路以目。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檄每事與帝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之。檄陞爲從官。周蔡欲言梁汝嘉。檄不待帝言。卽改除之。由是張扶請檄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勢漸不可制。檄既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縛中置刀矣。其畏之如此。張溥曰。賊檄以建炎四年冬十月自金還。紹興元年春二月。參知政事。倉皇北來。不半載而登政府。入相。未有易焉者也。旣與呂頤浩交構罷位。榜罪朝堂。進用之路塞矣。久之。張浚薦復官。遂專相十八年。封王。身死。享年六十有六。以王安石之得君。兼蔡京之久任。和議成而國是亂。遂爲賊臣首。或曰。汪伯彥末第時。授館於王氏。檄嘗從之學。後日主和。卽伯彥志也。或曰。金主吳乞買以檄夫婦賄撻懶。見任用。黏罕寇淮上。檄爲草檄。室燃所親見。其歸。蓋金牒也。檄固國賊。狃逆無論。高宗構亦人主也。忘仇委身。寵終無貳。獨何心哉。苗傅劉正彥之亂。帝諭歸營。傅等曰。陛下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歸。將何以處之。章太后南旋。淵聖臥車前云。願得太乙宮使。太后與誓而別。及居慈寧宮。遂不敢言。帝之忌兄。而不欲其歸。其本心也。而性復畏敵。檄搦而持之。相得益深。紹興之初。道君未崩。帝卽求和。檄說之曰。朕引日不和。上皇與宣和。

皇后不能待。此終天恨也。紹興六年。聞上皇喪。檜又曰。今所存者。獨淵聖。可以和矣。始欲帝以愛觀之名。而使之不忍不和。終教帝以拒兄之實。而使之不得不和。帝遂以檜爲知我厚我。羣臣莫及也。辱莫大於事虜。而自稱爲孝。害莫重於割地。而反號曰仁。至於殺岳飛。而人道絕矣。靖康時。金人攻汴。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力闢和議。張邦昌之立。同馬伸進狀。乞存趙氏。當日天下皆賢檜。而不知異日所爲。甚於邦昌。劉豫也。游酢火儒。而目檜以苟賊。胡安國說春秋。而薦檜於羣賢。紹興二年之逐臺省正士。坐檜黨落職者二十餘人。張浚。趙鼎。並墮術中。悔無及也。假令王莽死於建平。謙恭流譽。秦檜死於靖康。忠直著聲。豈非兩賢士大夫乎。天顧優以年。而稔其惡。此固凶人之分必極。而大奸之醜必露也。檜與頤浩同事。則頤浩與浚鼎同事。則頤浩與飛死以後。殺機日動。趙汾之獄。浚等五十三人皆坐大獄。以病不能書。而止。度檜初年。陰鷲樂禍。豈遂至此。而人老勢盈。騎虎莫制。由其下達然乎。帝構初奇檜。繼惡檜。後愛檜。晚復畏檜。厥念不恆。而同歸不肖。漢靈帝父張讓。而母趙忠。難以常情論也。



卷七十三

金亮之惡

高宗紹興十八年六月。金以完顏亮爲平章政事。亮本名迪古乃。金太祖子幹本之子。爲人標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己與金主同爲太祖孫。嘗懷覬覦。及爲中京留守。專立威以懼衆。結蕭裕爲腹心。每與論天下事。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弑逆事。至是。引裕爲兵部侍郎。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爲右丞相。亮生日。金主遣近侍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廢馬賜之。金主后裴滿氏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近侍。奪回賜物。亮本謀不軌。疑畏益甚。

十九年三月。金主以完顏亮爲太保。領三省事。五月。金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均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摘其語以爲誹謗。金主殺均。且問誰使爲之。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悅。出亮於行臺。亮過中原。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亮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逆益甚。冬十月。金主賣殺其弟胙王常勝。遂殺其后裴滿氏。初。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於裴滿后。后白金主。致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右丞唐括辨。而殺左可郎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辨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完顏亮。一日。亮與辨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

詐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楞亮曰：阿楞屬疎，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耶？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辨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常勝、阿楞、惡特思。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查刺、亮乘此搆常勝、查刺、阿楞、達楞、特思，皆殺之。金主積怒於后，遂亦殺之。而召詐王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十二月，金完顏亮弑其主，而自立。時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翰本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爲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爲尙書省令史。亮度興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內應。興國給事寢殿，夜嘗取符鑰歸家。是月丁巳，乘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興國以符鑰啓門，亮與妹塔徒單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卿唐括辨、大理卿烏帶、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辨乃國塔。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嘗置佩劍於榻，是夜興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進刀，忽土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殞，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有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羣臣奉亮卽位。詐以金主欲議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爲左丞相。唐括辨爲右丞相，烏帶爲平章政事。諡裴滿后爲悼平皇后，廢亶爲東昏王，大赦，改元。

二十年春正月，金主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爲太后。徒單氏與大氏相得至歡，及金主弑，亶、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金主銜之。至是，追尊幹本爲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爲皇太后。徒單氏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甯宮。後徒單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爲壽。徒單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

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爲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尙如前日耶。夏四月。金主亮大殺其宗室。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卽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卽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於是裕教尙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括辨。判太宗正事胡里甲。繫鞠。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隣。北京留守斛祿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玉子尙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爲卿男婦。代朕事卿也。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撒離喝等。夷其族。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強。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誣飾。上變。遂殺撒離喝。及景祖孫謀里野斜也。子李吉。及其族百數十人。以魏王幹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

二十一年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於宮。阿懶。亮叔曹王阿魯補妻也。亮殺阿魯補而納之。封爲昭妃。又命徒單貞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選納焉。宰相乃奏請行之。遂納阿魯子莎魯噶。胡魯子胡里刺。胡失打。秉德弟乳里四人之妻於宮。尋封乳里妻高氏爲修儀。崇義節。度使烏帶妻唐括定哥。舊嘗與亮私。及爲帝。定哥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許以爲后。定哥初不忍。亮說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沒汝家。定哥大恐。縱殺烏帶。卽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使祕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爲麗妃。使乙刺補出其妻蒲察。又察而納之。又察亮姊之女也。二十二年十二月。金主亮聞濟南尹葛王烏祿妻烏林答氏儀容整肅。召之。烏林答氏與烏祿曰。我不行。

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爲我請東岳，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行至良鄉，得聞自殺。

二十三年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金主遷都於燕，親屬皆從，獨留徒單太后於會甯。徒單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嘗思念徒單后及病篤，以不得一見徒單后爲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

二十四年十一月，金主納其諸從姊妹於宮。壽甯縣主什古幹離不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刺及習燃兀朮之女也。師古兒訛魯觀之女也。混同縣君莎里古貞及其妹餘都阿魯之女也。皆亮之從姊妹。鄰國夫人重節，蒲盧虎之女，孫亮之姪也。張定安妻柰刺忽，太后大氏之兄嫂也。蒲魯南只石弟之妹也。皆有夫，亮無所忌恥，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莎里古貞最得幸，每召必親候廊下，立久則坐於師古膝上。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甯，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幃，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其觀之。常於臥內遍設地衣，僕逐爲戲。

二十五年冬十月，金主亮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爲山陵，遣右丞相僕散思恭等如會甯，奉還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徒單后至燕，后及流沙河亮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后前曰：亮不孝，久缺溫清，願笞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尙且愛之，不忍笞之。我有子如是，甯忍笞乎？叱杖者退。既至居壽康宮，亮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之，嘗從輦，徒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爲至孝。雖太后亦言其誠。

三十一年八月，金主亮弑其太后徒單氏。初，徒單后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

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甯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通之，因使伺候動靜。凡后所爲，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往討，辭謁后，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敵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嘗養鄭王克爲己子，克四子皆成立，恐忽土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等使弑后，且指呂左右數人名，皆令殺之。后方樞密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然下跪，尙衣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等縱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於宮中，棄骨於水，并殺鄭王克之子檀奴、阿里白等三人，遂召忽土等皆殺之，封高福娘爲郕國夫人，以特末哥爲澤州刺史。

張溥曰：宋自藝祖受命，歷太真、仁英，代有令主，至徽欽而戕於金人，帝后播遷，陵廟蕪土，古今夷禍，莫此爲酷。趙氏南渡，一矢無遺，而天會明昌，儼然帝制，竊意天道好還，何獨不信。迨完顏亮立，淫戮放恣，始信彼蒼假手爲中國反爾也。白山黑水，函普發祥，娶六十老女，種類繁育，劓里鉢生數子，阿骨打與乞買最強，滅遼伐宋，虐戾已極。吳乞買死，合剌卽位，卽阿骨打孫也。亮亦孫行，觀銀謀篡，夜半抽刀，衆呼萬歲，自是吳乞買後七十餘人，盡誅滅焉。劉淵叛晉，劉聰因之，悉母殺兄，石勒亂華，石虎因之，厥宗屠脰，二虜雖免身刑，禍窮繼體，懷慙平陽，報施不爽。亮性殘毒，倍於聰虎，弑兄自立，誅宗族，淫骨肉，六年以內，殆無虛日。卽蠻夷無禮，烝報忿殺，自其國俗，胡爲衽席怨毒於家人，尤亟乎粘沒喝，幹離不席捲汴京，兀朮撒離喝盡銳南牧，金源將帥爲宋難者，無若四賊。亮或族其家，或淫其女，生髮死辱，靡有子遺，假令大宋天討，直擄金都，鞭墓處宮，決不至此。而門內傷夷慘極，有未婚姊妹皆充嬪御，母子兄弟不保，妻領吳天惡。

金豈在劉石下哉。然趙構南而忘仇，甘爲金役，而冀彼內亂，託天言報子胥，男玉懷媿實多。亮統三十二總營之師，飲馬長江，宋不敢誣言其罪，如漢王之責項羽，舉朝皆婦人，亮死猶笑之矣。

卷七十四

金亮南侵 金人殺亮立曠附

高宗紹興二十年三月遣參知政事余堯弼如金賀卽位及還金主亮以上皇玉帶附遺於帝其祕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亮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爲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遂每事先意逢之

二十一年二月以巫伋爲金國新請使伋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

二十三年三月金主亮自上京如燕遂改燕京爲中都大興府汴京爲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稽府又改中都大定府爲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遣完顏長甯爲南京留守經畫之以爲南侵之漸旣而汴京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甯

二十六年三月東平進士梁助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爲之備帝怒編管助於千里外州軍因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特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僞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寘憲典

二十七年二月金主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尙書李通刑部尙書胡厲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

曰朕自即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內寢時昔之夜方就榻愍恍如親觀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鑿鏜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駿號小將軍者備已輕勒待墜下青衣揖就騎既行但覺雲霧勃起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耀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均天之宮殿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子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贊拜勞勩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昇朕曰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伏而謝使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喑聲如震雷驚而竊喑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殿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箠數之亦亡其一矢昭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令混江南之車書耶衆將稱賀於是南侵之議益決

二十八年五月金主亮召李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於汴遂以伐宋使海內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爲對亮大悅永固卻立禮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驢兵是聞古稱兵猶火不戢將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爲上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縉締好歲事無闕遽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爲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邱墟之地尤爲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徽講漢史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以爲右丞嗣暉爲參知政事永固遂請老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初金主亮



召其倖臣祕書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等。便殿侍坐。金主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謂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詔納山東叛亡。豈能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瑋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豔。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恃其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方可以爲正統。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承金主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羣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遂其欲。金主以通爲謀主。遂議舉兵南伐。冬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爲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宰相湯思退大怒。貶中官。

二十九年春正月。金主亮命其左丞相張浩及敬嗣暉。內侍梁漢臣與中國叛臣孔彥舟。遣戰船於通州。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兵器。並致於燕。又建汴宮。修燕城。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五月。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略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卽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

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蓋欲南侵。故設此二端爲詞。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爲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貶知綿州。六月。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至。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爲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三十年春正月。金遣施宜生來賀正旦。宜生閩人也。上命吏部尙書張焜館之都亭。時讜者傳金亮造舟調兵之事。上不深信。館者以首邱諷宜生。微問其的。宜生爲隱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宜生歸爲介所告。金主烹之。八月。賀允中使金還。言金人必叛盟。宜爲之備。不聽。命允中致仕。

二十一年三月。詔廷臣議邊事。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爲之備。及聞金人南侵已決。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多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狄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路都統吳拱知襄陽。部兵三千戍之。退守荆南。以視緩急。五月。金人來求淮漢之地。初。金主亮聞人言行在景物繁麗。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至是遣其僉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以

賀天中節爲名亮謂全曰波見宋主卽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淮漢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爲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遂起舉哀詔以王全語諭諸路統制帥守監司隨宜應變無失機會六月金主亮遷都於汴秋七月金大括馬於諸路初金調馬諸路以戶口爲差計五六十萬匹仍令戶自養以俟至是又大括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併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於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儲糶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爲請金主亮曰北方比歲民間儲畜尙多今禾稼滿野自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穫亦何傷乎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宰上疏諫南伐亮殺之由是羣臣不敢言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國者凡百三十餘人遣徐嘉如金賀遷都嘉至盱眙金主亮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也嘉乃還八月辛丑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總管李寶承制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初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經畫布置課酒權鹽士卒有自北來歸者勝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之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使人向諸城

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與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卽開門。猶文富與其子安人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人及州兵千餘。擒文當。民皆按堵如故。勝遣人諭胸山。懷仁。沐陽。東海。蕭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慕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以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二千餘人。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隘。障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賊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暴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陳於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合。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踏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反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糧。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兵分四面攻之。勝募兵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乙卯。劉琦引兵屯揚州。遣統制王剛中以兵五千屯寶應。己巳。起復成閔爲京湖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九月。金主亮大舉入寇。亮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奔睹爲左大都督。李通副之。紇石烈良弼爲右大都督。烏延蒲蘆渾副之。蘇保衡爲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家副之。由海道徑趨臨安。劉葛爲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造自蔡州。以瞰荆襄。徒軍合喜爲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趨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徒單貞別將兵二萬入淮。

陰。金主亮召諸將授方略。賜宴於尙書省。命后徒單氏與太子先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戎服乘馬。具裝起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於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庚辰。詔劉琦、王權、李顯忠、戚方備清河、潁河、渦河口。丁亥。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遣使入朝。友直幼從父佐遊。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淪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卽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爲副使。徧諭州縣。勸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爲十三軍。置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未幾。自壽春來歸。詔以爲忠義都統制。冬十月。金主亮渡淮。慮魏勝睨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於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慷慨厲士卒赴援。與勝同擊金兵於西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陰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明日。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辛丑。劉琦以兵駐清河口。掘金師。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騎使善沒者。鑿沈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躋次於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丁未。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爲帝於遼陽。更名雍。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曷蘇館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婆娑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始授甲於大名。卽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沈靜明達。衆心歸之。亮嘗

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古吏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殺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十事。追尊訛里柔爲帝。戊申。劉琦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琦節制。聞金兵大至。卽棄廬州。退屯昭關。兵皆潰。琦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吳拱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丁巳。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查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詔旨有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澗水之勳。關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帝次平江。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金人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庚申。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澗。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爲材木。煮死人膏爲油用之。乙丑。金人陷揚州。劉錡以舟渡真揚之民於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員琦。王佐等拒之於皂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丙寅。李寶大破金人於陳家島。殺其將完顏鄭家奴。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拒僅一山。

時北風盛，寶禱於石曰：神風自柁樓中如鍾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兵入舟，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擊釘舉帆，帆皆油纒，綿互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擒倪詢等。上於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十一月壬申，召張浚、判建康、先是秦檜既主和，晏然不復以邊事爲意。浚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計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治，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下謀之於心，斷之於獨，謹察情僞，預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檜大怒，貶浚連州居住。及檜死，朝廷復以和爲可恃。如檜時，浚方居喪，會星變，求言。浚慮虜數年間必求費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莫爲之備。沈該、方俟高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喪爲嫌，復上疏極言。臺諫論浚名在罪籍，倡異議以動國是，復貶永州居住。至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懇帝悟，乃有是命。召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將其軍。金人犯瓜州，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於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圍益急，汜以克敵弓射卻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爲不可，義問強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鐵騎奄至江上，汜先退。李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卻失其都統制印。橫左軍統制魏俊，右軍統制王方死。

之橫汜僅以身免。義問聞之，乃陸走趨建康。乙亥，金主亮臨江築臺，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奔睹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蒲風渾曰：臣解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耶？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鱗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紅旗於岸上，以號命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船，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魏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鰓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金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於江者，亮悉敲殺之。會報曹國公已卽位於東京，改元大定。摺紳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於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盛新以舟



師截金人於揚林河口。明日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實，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顯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揚州，使符寶郎耶律沒咎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丁亥，劉錡以疾罷。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艫，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成閔等爲招討使。閔、淮東李顯忠、淮西吳拱、湖北京西乙未，金主亮至瓜洲，居於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顧。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刃剄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亮又令軍中運鴉鶻船於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於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卽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期詰旦，衛軍番代卽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

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死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巾，裹其屍而焚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瑛、大慶山等皆殺之。元宜自爲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於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在荆襄兩淮者皆拔柵北還。初，金人之犯邊也，鄭焦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至是果然。金主雍知亮被殺，趨入燕京。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張浚至建康，先是浚被召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煙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金亮敗，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浚犒軍畢，卽竭建康。先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至是，遂請車駕臨幸，帝從之。戊申，帝如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

三十二年春正月，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時金亮既死，中原豪傑並起，京據東平，自稱東平節度使。以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且告卽位。二月癸卯，帝發建康，灑行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略淮甸，大駕宜留，以係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從矣。」不從。閏月辛棄疾至山東，值耿京將張安國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統、劄王世隆、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卽帳中縛安國。

獻於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淮判官。夏四月戊子。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卽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此。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屈己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議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待禮儀十有四事。旣而忠建責事以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關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北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己。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立。至燕金關門。見國書不如式。卽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領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統張子蓋及魏勝敗之。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擇勁悍三千餘騎。拒於石關。金軍不能進。連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旣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赴援。進次石湫。金人陳萬騎於東河。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略陳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者半。圍遂解。六月。罷三招討司。以金人議和故也。初。李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爲內應。請出師。欲自宿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旣通。則應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顯忠初名世輔。綏德青澗人。世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

以勇捷知名。先是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受國恩。乃爲彼用耶。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行。乘機卽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從兀朮以萬騎獵淮上。世輔令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世輔馳問之。爲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省父。永奇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維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金撤離喝至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雒河。舟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憊高原。望追騎益多。撤離喝搏頰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撤離喝許之。遂推之下。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卽挈家出城。至馬翅谷。爲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既至。夏人問其故。世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卽死。願得二十萬衆。生擒撤離喝。取陝西五路歸於夏。夏主以世輔爲延安經略使。與其臣王樞。嚙訛同出師。時紹興九年五月也。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夫。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嚙訛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紹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嚙訛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既到此。乃命我歸耶。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嚙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鷄子軍來。世輔所以部驅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世輔揭榜招兵。得驍勇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於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遂見吳玠於河池。尋之行在。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張溥曰：苻堅大舉寇晉。投鞭斷流。而敗於淝水。金亮舉國南侵。甦帳相望。而敗於采石。二者皆氣盈激極。

禍不旋踵。所謂兵驕者敗也。然堅之寇晉。慕容垂乘之。其兵先敗。而國乃亡。亮之寇宋。烏祿乘之。其國先亡。而身及獄。大患在內。不自覺悟。而空國攘袂。急求外鬪。死且晚矣。謝元等之破堅也。以八萬衆敵九十萬。虞允文之破亮也。以萬八千衆敵六十萬。衆寡勢殊。強弱等絕。忽決機俄頃。轉禍爲福。成功之會。天人參焉。晉孝武時。苻秦一跌。困不復振。金亮縱死。慘於苻堅。紹興國勢。強於大元。而大金恣睢。宋朝稽顙。卒無改焉者。何也。孝武卽位。專任謝安。淝水旣勝。絕秦不通。慕容垂。姚萇之徒。背叛自立。秦四面受敵。晉坐觀其疲。而滅國矣。金國強大。幅員萬里。高麗。宋夏。莫敢與爭。而趙構懦弱。尤以稱臣爲得策。金亮治兵。梁助。黃中。孫道夫。賀允中等。請修戰具。立賜貶逐。驟聞警至。卽議遁逃。陳康伯力勸親征。虞允文權宜濟師。幸得一勝。非構所望也。亮死。雍立。金亂。宋治。不乘此時。定都建康。招合義師。正國體。復故疆。而猶遜辭修賀。反轉臨安。悲哉。構也。天有亡夷之心。帝無自強之志。此一君者。旣不能處敗。又不能處勝。亮死之明年。而構亦內禪矣。從來國君無道。首金亮。下愚首趙構。竝生一時。而同笑千載。孰謂中國蠻貊無相匹也。



15142



省大  
新行  
中界